

自由论坛·一V. 1, no. 1 (民国32年[1943]2月) ~
[?]. 一昆明: 自由论坛社[发行者], 民国32年
[1943]~[?].

; 26cm.

月刊.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
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
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原件有破损.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1 ~ V. 3, no. 5 (1943, 2 ~ 1945, 3)

自由論壇

第一卷

第一期

複本

英美放棄在華特權以後

工與中國文化

論社會流動與理想社會

鬼語篇

論學者從政

我們沒有歧路

慧小姐

編輯後記

記者

潘光旦

袁方

丁則良

杜才奇

樊星南

汪素子

自由論壇社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國立雲南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增設

優待產科病房啓事

本院鑒於一般產婦因缺乏科學環境之調護，以致嬰兒死亡率日益滋大，茲本社會服務之旨，爲謀一般經濟困難之產家均得享受醫師接生之機會起見，爰特擴充產科，添設優待產室，除取最低之住院費外，概僅收材料費五十元，其他手術等費概予免納，此啓。

院長：范秉哲

院址：昆明北門外

英美放棄在華特權以後

記者

上月十一日中英中美分別在重慶，華府兩地簽訂新約，英美兩國亦正式放棄在華享有百年的特權，全國同胞在此刻聞訊之餘自是破涕為笑。推心回首，百年前我民族在滿清政政之下，開始訂立喪權辱國的條約，我民族生命從此重被桎梏，我同胞備嘗人類最慘毒之待遇。雖有無數先烈揮汗喋血，獻其生命於民族解放之祭壇，終不過貽人以野蠻之嘲諷，以致近五十年來，我變成一半身不遂之殘廢體。間幸有五十餘年之革命流血，五十年之抗戰犧牲，有今日自由身份之取得，尚期差強人意。回首前路，血跡殷殷，環顧宇內，瘡痍滿目，今天我們除涕謝高懸遠颺之精神領袖外，更應加倍覺悟和努力！

這次英美放棄特權之交換條件為兩國僑民自由旅居我內地，在工商業上與我國人民享有同等之機會和權利，從此英美僑民可挾其雄厚資本，最進步的技術與許多經濟上的優越條件，與我同胞周旋於同一市場。粗看來，這是一種威脅，實際上這可當作一種激勵看，我們須自知奮發。百年桎梏所造成的落後，我們要以十年功夫迎頭趕上，絕不能讓步致人陳跡，經濟上如此，政治上亦當如此。在過去了的世界史頁中，我們原曾一度煥發過異彩；但在此後的進程中，祖先的光榮既不足自傲，更不足倚賴。如今，我們同別人在一起點起跑，如果仍然落伍，則已再無贖過之餘地，那只是反證我們是低能。

這次接戰，是清算一世紀來所受的痛苦和恥辱，最終目的仍在爭取中華民族賴以生存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各民族應共存於公平合理之秩序下，這是目前大戰中各民主國家所共認之目的，我們所求者亦不外此。所謂戰爭之結束自當指合理秩序完全建立而言，因之，必使一切不合理秩序的殘餘根絕始克有濟。今新約成立，我民族解放大業已有部分成功，權之者當為其他各國不平等條約之取消，台灣及東北四省之收回。

近來在某些聯合國家內，關於戰後善後思想中竟有一種毒流，對我東北及台灣有下四種荒謬論調：

- 一、將東北四省歸國際共管。
- 二、將東北四省劃歸蘇聯而以滿洲併入中國作交換條件。
- 三、將東北四省宗主權交還中國，而將經濟權託讓與日本。
- 四、建立一橫渡太平洋之防禦地帶，由一國際行政機構管理，以台灣為聯合國空中艦隊之終點，將台灣劃入國際統治之下，而不歸入中國領土，亦不許居民投票決定，惟將台灣劃入中國關稅及金融系統中。

在人類遭受侵略者蹂躪之今日，聯合國家中之輿論界仍有此種荒謬怪理之論調出現，我人聞之，惟有嘔吐掩鼻而已。東北四省與台灣為中國不可分不可無的一部分，有實對裂我領土主權之完整者即為我害我民族生命，我子孫孫必將藉犧牲以維護，即付任何代價均在所不惜。荒謬論調之第一點本為一極端實說法，其理由無非謂維持遠東和平當以維持遠東均勢為手段，數十年來眼光短小之國際政治家多作此想，其實這種犧牲他人利益之均衡論實是帝國主義思想的表現，如今也不過是舊花樣的新演出；此次戰爭之目的即在消滅這種破壞合理秩序建立之帝國主義思想。我們十多年來慘遭宰割，五六年的流血犧牲所應得代價該是國際共管嗎？第二點，傳為去年十二月在加拿大舉行的太平洋學會中所提出，其理由更荒謬莫解。早在十年以前，史汀生即曾請諸友邦國民，謂千萬不可以為東北問題只須美國與日本直接訂約協商處理即可解決，今不學少數學者竟如此健忘。這種只以第三國利害為準而任意宰割我領土之作風全是一種帝國主義神髓縱橫外交官的作風，在客觀上無異挑撥中蘇兩民族間之感情，蘇聯友邦亦絕不會假這種人以顏色！第三點，理由亦屬悖謬，這種人即假定戰後

(下接第七頁)

工與中國文化

潘光旦

「工與中國文化」一文為潘先生最近精作，本篇係其本論。精論載一月九日雲南日報，讀者可與該報參照閱讀。

編者識

我們相信遠在二千五百年以至於三千年之前，工在中國文化裏是有過他的地位的。上篇裏提到過的周禮多，官考工記便是一個明證。考工記的開頭便說：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又說：「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鍊金以爲刃，濂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可見當初並沒有貶工的意思，更無鄙夷機巧的成見；有之乃是後世的事。再從文字系統上說，工字在六書爲指事，所指爲規短勾股之事，固然不錯，但同時我疑心他所指的不止於此，他也許是和兩字屬類一類的字，即上下兩畫所指的是天地，而中間一豎有通天之意，取法乎天，取材於地以成物的人和事，叫做工；兩字我以為也應當屬於此類，徐鍇對於說文上「與亦同意」一語的解釋是很牽強的，我所不取。古人造字，如果真有此用意，那工的地位就非常之高，至少不在古代巫的地位之下，而根據周官「此皆聖人之所作」一語推之，更可知此種地位的獲得也很在情理之中。不過我不見一個小學專家，以前的小學專家，據我所知，對於工字的來源，也從沒有作過這樣的解釋，姑存此一說以供參考。

無論如何，我們如今要把工的文化建設起來，要使工在中國文化中取在其應有的地位，除了把工的地位提高之外，更無第二條途徑。提高工的地位，有條件，也有限制，不講求條件與限制而一味盲目的提倡鼓吹，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的，而被提倡的對象不正是工的本身。

第一個條件是思想的。儒家的人文思想原是相當的完整的，但一變而爲人本論，再變而爲唯人論，結果是終於把三才中的天地兩才擱過一邊，置之不聞不問。擱過了天，是擱過了哲學和一切形上的東西；擱過了地，是遺忘了科學和一切形下的東西。工和機巧的視同敝屣，是思想中擱過了地的必然的結果。關於這一層，我以前在別處已有過比較詳細的論列，在此恕不再贅（「說本」，二十八年六月十一日昆明發世報）。

惟道家思想一方面，我們不妨再多說幾句話。道家反對人類的故作聰明，妄加創制，固然不利於工的發展，已如上篇所述，但何以對於比較抽象與理論的哲學也不能有太大的貢獻呢？西洋的哲學科學，以最近百年來貫通一切學問的學說如同演化學，不就從自然主義產生出來的麼？只要自然主義能產生科學，那工學與技術的發展豈不是就不至於落空？原來道家的自然主義和西洋的大有不同。西洋的自然主義是宗教的超自然主義的一個反響，富於理智的成分，故其目的在了解自然，分析自然。中國的自然主義，至少就春秋以後的歷史說，是儒家人爲主義與禮教主義的一個反響，富有感情的色彩，故其目的在接納自然，順應自然，而所接納順應的自然當然是整個的，不是經由人力而支解了的。在這種自然主義之下，要干涉自然而有所利無，固然事所不行，就是要分析自然而有所了解，也是理有未可。中國人對於自然的態度是只求欣賞，不求認識，只圖完整的外形，不問內容的節目。這種的自然主義固然樹立了樂天安命的人生觀，創造了一部分的詩與大部分的畫，在許多人的生活裏養成了種花，飼鳥，遊覽

山水，以至於賞玩石塊等習慣，但天命的窺測，花鳥的解部，以至於地質的挖掘檢視，不但在意識裏無此興趣，並且在情緒上可以引起反感。這樣一路的自然主義決不能產生科學的理論，更不能孕育工業的技術，是在邏輯上無可避免的一個結論。

所以第一件我們應努力的事是思想上或民族觀感上的補正。補正的工作可以從好幾個方面下手，根據上文，便已經有兩個方面，一是重整儒家的思想，重申通達三才而不蔽於人的人文思想。二是補充道家的自然主義。兩晉六朝以還，一方面因為佛教的發達，一方面也因為道家取得了一部分統治階級的信仰，我們本來有過一度重新整理所謂人文思想的機會，因為二氏是至少不蔽於人的。唯其不蔽於人，所以從晉代以迄宋元，我們多少還有過一些形上與形下的收穫。葛稚川的抱朴子是最好的一例，晚近治科學的人說抱朴子中有不少科學的種子。許多高僧，於發探佛典而外，往往也做些形下的觀察，例如宋之惠洪，元之永亨，「冷齋閒話」和「搜采異聞錄」兩種作品裏的一部分的觀察與見解是墨守儒家成說的人所想不到與說不出的。不過就大體說，道家既蔽於一種近乎感傷主義的自然主義，而佛家又蔽於心，客觀與可分析的物便不在他們注意範圍以內，所以在這時期裏，我們雖不乏有綜合九流的頭腦的大師，有如朱熹，也不能多所裨補了。

近三百年來歐洲學術的輸入當然給了我們第二度的機會。不過這機會我們到如今還沒有能充分利用。這機會引起了一度科學與文學的論戰，一度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的討論，以及目前對於理工的狂熱的鼓吹；此外還不見有何成績。其實歐西文化也離不了三才的範圍；希臘文化是比較最能兼籌並顧的，比較最通達的，但是早就過去了；文藝復興時代一番重整的努力並沒有成功，晚近一部分英美學者所呼籲也就不啻寒蟬之鳴，無裨實際。實際的局面是，中古時代蔽於天，而文藝復興以還蔽於物，而蔽天蔽物的結果均是以人為芻狗！唯物論產生了思想的禁錮，其所芻狗的是人；唯物論也產生了畸形發展的理工的技術，其所芻狗的是人。三十年來的西洋史，包括蘇俄的革新運動以及第一次與目前第一次的世界大戰在內，可以說是西洋

蔽物思想的一個總結。

中國文化和歐西文化，從三才通論的立場說，是各有所蔽的。就其二千餘年來的發展說，前者是蔽於人，後者初則蔽於天，而終則蔽於物，或蔽於地。不過從本題的立場說，歐西文化表面上佔上一些便宜，底子裏是否便宜，上文已稍加別論。三才通論是一個最較完整的文化觀，是一二比較原始而元氣磅礴的民族所產生的；在歐洲是希臘民族，在中國是代表易經或易經中繫詞的時代的漢民族。自此以降，因為民族的以及文化的種種內在的原因，始則發生了動蕩，終則不免於支離破碎。結果在我們是蔽於人，而西洋是先後的蔽於天與蔽於物。說起動蕩，最好的比喻也是物理上所無可避免的一種震盪是鐘擺的運動。鐘擺的運動是弧形的，兩極端是天地兩才，而和地心成直綫的一點是人的才。中國文化蔽於人，就好比鐘擺動得極為微細，始終離人的一點不遠；西洋文化則好比鐘擺作有力的運動，所以時常到達極端，而於中間則極少徘徊顧顧的機會，從這個立場看，蔽於天與蔽於物的文化，表面上雖若南轅北轍，各不相干，而底子裏却並不衝突，因為蔽於天的反動就是蔽於物，而蔽於人的文化則終有一天不知天高地厚，甚至於不知天地為何物。換言之，西洋黑暗時代的宗教文化，對於後來的科學文化和技術文化，不但不是一阻礙，並且是一個最主要的動力，而在中國則此種動力根本不存在。所以上文說，歐西文化雖同屬蔽蔽，而從工的發展的立場看是比我們要佔便宜的。

從上文的討論，就可知歐化東漸以來，我們因為力求位育，而在理論上與行為上的若干努力，到目前為止，不是很徒然的，便是未必有利的。第一，文學與科學便無須發生論戰，不有蔽於天的因，就不會有蔽於物的果；不有文學，何來科學？第二，本位文化和全盤西化之爭也是枉費心力，因為兩者所患的偏蔽雖有不同，而其為不免於偏蔽則一。大凡有所偏蔽，即有所廢墜，在西洋所廢墜的是人，而人的廢墜到相當程度以後，天地亦必不免於閉塞，目前正進行着的大規模的屠殺如果再延長下去，這天地閉塞，乾坤止息的結局怕也就不遠了。至於中國，直接而先廢墜的是天地，而因為天地廢墜，以致不能講

求利用厚生的結果，間接而亦終不免於廢除的是人。這樣說來，本位文化固不能不再維持的理由，而全盤西化又有甚麼可以醫治的方呢？至於目前的一味提倡理工，若目的在矯正以前的積習，認為非暫時「過正」，不足以實「矯枉」，則這說得過去，但若非如此不足以重新奠定民族文化基礎，從而認為國家百年大計的一部分，那即與事實與能力容許我們做到，也無非是甘心於踏上西洋文化的覆轍而已。

所以不說到思想的重新整理則已，否則問題就非常之大。我們想把工向中國文化裏再度配合進去，使他取得他的應有的地位，勢必牽動中國文化的全部結構，勢必參考到西洋文化的內容與演變，而也勢必牽扯到我們對於溝通中西文化的一大問題的應有的態度。但牽涉到的場面雖大，內容雖複雜，如果上文的討論可以成立，而值得做依據的話，那結論倒是相當的單純的。復古，維新，恪守本位，全盤西化，恢復固有精神，鏡鑒於現代化等等，都不成其為問題，都不是問題，問題是怎樣建立一個通達三才的新文化，使一切的事物，包括工在內，各有他們的地位，使一切的才能，包括機巧的技能在內，各有其用武的場合，而不再發生任何一方面過於偏蔽的弊病。說到這裏，可知思想的整理，無論其為儒家思想的重新檢討，或道家自然主義的補充，或佛家極端唯心論的糾正，或西洋近代思潮的節取與調和，其實只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條件是教育的。我們把第一個條件打發開以後，這第二個條件是比較簡單了；教育固然所以傳播思想，而國家的教育制度以及時代的教育政策終究是建築在思想的基礎上的。思想偏蔽，斯有偏蔽的教育，思想通達，斯有通達的教育。因為單單看士的行業，所以二千年來，我們只有讀書識字，傳述古人的教育；因為尊尊尚法治，提倡民權，才有三四十年來的法政教育；因為注重技術，銳意建設，我們才有最近幾年來的理工的專門教育。

不過理工的專門教育，特別是近年來提倡與實行的那一種，還不是教育條件的基本的部分，並且如果假若他，前途正的轉化不但未為

能真正提高，並且會有再度淪落的危險，下文當續有討論。基本的教育條件有三個。一是一般的思想教育，目的在發揮傳播上文所已討論過的民族思想的根本改正。我們如果不能兼通三才，不能用中執兩，工的地位是絕對無法提高的，因為工是「兩」中之一的一大部分。第二個可以叫做手藝或技能教育。這種教育我們本來已經有了一些，但是不夠，並且也有錯誤。中小學有手工一課，大抵只學做些輕便或美觀的東西，談不上機械的技巧。這是不夠的一方面。我們提倡職業教育，主張手腦並用，也已經有年所，職業學校裏，特別是工業學校裏的機巧的訓練固然比較多，但又僅僅以此為限，其為偏蔽，與高一級的理工專門教育相同；並且職業教育的名稱也有弊病，似乎所重的，對社會只是有業人士的增加，生產能力的提高，而對個人只是一種出路的準備，一種吃飯本領的獲得。而不在機巧的訓練本身。這是錯誤的一方面。

一如今我們提倡手藝或技能教育，所重的應完全在此種教育所能供給的訓練，至於前途對社會經濟與個人經濟有何利益，至少在辦理與接受教育的人是不問的。這種教育要辦得普遍，即一切學校教育裏應當有一些，而不限於比較低級的普通學校教育和職業教育。這種教育也要辦得相當深刻，即便任何青年對於科學化的工作的技巧要直接有這經驗，要親切的獲取一些經驗，不管他們將來進甚麼行業，要讓他們對於日常應用的機械能有明白的了解了，靠自己裝配修理；要讓他們拳拳服膺，物理不比人事，是硬性的，是一是一，二是二的，是無法通融不能違拗的，設有違拗，不但不能成事，說不定對己對人還可以發生很大的危險。要技術教育普遍化與深刻化，我們應當主張各級學校教育，對於理化的課程，以及表達工作，試驗實習，工廠實習等，都得有適度而充分的設備；大學生更應人人修習物理化學和機械大意，也人人應做最低限度的工廠實習。目的務使民族分子中所有的一些技巧能力，無論剩餘多少，能有充分表現與發揮的機會；其能力過於薄弱，無可表現，或只能胡亂應付，以至於容易出岔子的分子勢必逐漸趨於淪落而歸於淘汰。由反選擇一路而來的一種局面，非改循還

持的路，並非反其道而行之，是無法改變的。

第三我們才數到工的專門教育。在提高工的位置的努力裏，此種專門教育的提倡與專才的獎勵當然有他的地位，不過這裏有一個極端重要的條件，就是此種專門教育，以至於任何專門教育，必須建築在一個比較圓到的通才教育之上。爲甚麼必須如此，我們又可以從三個不同的方面加以討論。一是維持健全的教育理想；二是加強工的專才的效用；三是扶植工的地位，使不至於再度歸於淪喪。

教育的理想是在發展整個的人格。我以前在別處討論到過人格有三方面，一是人之所以爲人的通性，二是此人所以異於彼人的個性，三是男女的性別。健全的教育是三方面都得充分顧到的，如果舍男女之別不論，則須兼籌並顧的至少尚有兩方面。簡人的先天性格儘管不免有所偏倚，教育的總的則不能不力求通性與簡性的平衡發展。通性是通才教育的對象，而簡性是專才教育的對象；一個人應當受的教育是一個通才並重的教育，以至於「通」稍稍重於「專」的教育，因爲歸根結蒂，我們必須承認，做人之道重於做事之道；生命的範圍大於事業的範圍；至於一個人究能通到甚麼程度與專到甚麼程度，那自須看他的才力了。這一層理論我相信是古今中外所同的，從前「本末」「博約」「文質」類的原則所指也未能外此，楊雄的儒伎之分所指的也就是通才與專才之分。

我一向感覺到近年來大學理工教育是不健全的。其所以不健全之故並不在專的過度，而在通的程度遠不足以相副。有充分通識做襯托的專識，無論專到何種程度，是不妨的。至於通識不足，或極端缺乏，即使專的程度不深，也往往可以誤人誤事。所謂誤人指的是人格的畸形化，成一個偏廢或半身不遂的局面。好像西洋有一位生物學家說過，「專化的代價是死亡」，古生物學界裏此種例子最多，而其中最足以發人深省的是龍類。近代歐西文化的危機，我以爲也就在此，歐洲的理工文化，已經發展到一個尾大不掉的程度，其結果是戰爭，屠殺與死亡。旋類專化的代價如此，個體大概不成例外。

另一方面指的是對於專才的妨礙。一個專家，如果沒有充分的通

識做襯托，其實是等於一個匠人，至多不過比普通的匠人細膩一些罷了。第一，他不大了解他所專擅的學術以外，尚有其他的學術，他不大知道他的專門學術，在整個學術界裏，以至於全部的文化生活裏，究佔多大一個位置，究有多少分量，究應如何配合起來，方才覺得稱當。第二，他不大認識人。他和從前的讀書人似乎恰好相反，懂得「物」是甚麼，聲光電化是甚麼，但人是甚麼，他多少有幾分莫名其妙。因此，不但他的學術事業和別人的不容易配合起來，他和別種學術

事業的人，以至於和同學間同一事業中的別大，也容易發生杆格，發生齟齬。最近有一位工業界的領袖對我說，而所說事實上等於一種飽嘗痛苦後的呼籲：「我希望工學院的畢業生，於讀畢理工學科以後，再費一年功夫，來讀些社會學心理學之類，好教他們一旦就業，於應付事工之外，更能應付人，於一己獨力工作之外，更能與人合作！」有組織的工業場合裏，如果人與人不能合作，也就根本沒有事工可言。是不是讀了一些心理社會之學，就可以轉這位工程師的領袖解決問題，我們不得而知；不過這一層我們是知道的，人事的處理是屬於通識一方面的；通識不足的人儘管會設計，打鐵，以至於發明機械，頭頭是道，條件在行，要他應付人，却是困難極了。而在中國社會裏，必須應付的人事又是特別的多。在中國社會裏，人事不修，事業便根本無法推進；所以上文說，我們爲加強工的專才的效用計，也認爲必須把工的專門教育安放在一個比較圓到的通才教育的基礎上。

不過第三個理由終究是最重要。只有專才，而沒有通識的人，是一個比較健全的社會與文化所瞧不起的人，而此種瞧不起的態度是很有理由的。上文提起過，此種挂一漏萬的專才或只鑽牛角尖而不識大道的專才是畸形的，是殘缺的，也就是不健全的。他只是一個匠人，一個楊子雲所稱的「伎」，一個師乙所自稱的「賤工」。工之所以淪於下賤，實際的中國文化發展，固然要負責任，但及其既經淪落，原有的比較完整的文化標準確乎也很有理由把他看作「不入流品」，「不上場面」！明代的文徵明，最初以單單畫家的資格入侍內廷，曾經受當時科甲出身的人，如沈元姚來等的白眼，認爲畫匠何得廁身士

流，直到後來文氏自己也取中甲科，入了詞林，才出得這口氣。就這一類人只庸俗眼看人，固然可恨，但此種看法背後所依恃的人才理想和文化標準，畢竟是未可厚非的。

如此說來，一個工的專才要教社會應得起，必須同時是一個富有通識的人。社會看重這樣一個專才，並不因為他有專識；而是因為他於通識之外，更有專長，於做人之外，又能做事。我以為我們對於民族文化不能控制則已，否則此種對於人才的眼光，便應當在轉移發揮的範圍之內。惟有在這樣一個看法之下，也惟有中智以上的人都能藉此看法努力，蔚為人才，工的地位才有真正提高的可能，而一經提高，不再淪於下賤的危險。

這第三個理由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人才個人的旨趣方面：近年以來，工的專才教育，因為提倡得力，磁乎吸引了不少能幹的青年，如果我們在若干大學裏舉辦一次智力測驗，我相信工學院的平均分數要比其他學院的高。工院學生有所寫作，既迅速且程度往往不在其他院系學生之下，也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不過新時的吸引是一回事，比較永久的維繫是又一回事。就目前的形勢說，我相信一部分工院的高材生遲早會脫離工院的一路而尋發展的方向的，在外國專才教育的歷史裏就有這種情形。社會學大師斯奈斯原是以鐵道工程師出身的。德國學位學派的社會學大家勒泊萊原是一位鐵冶工程師。美國優生學的領袖達文包，起初也是專習工程的，後來終於完全放棄工程，而轉入興趣較廣的人文生物學的領域。其他社會與人文科學的歷史裏，也大都可以找到這一類改行易轍的第一流與第二流的人才。為甚麼？大凡才能較高的人，學力所及，往往可以求進，也可以求專，其對於進的企求，大抵不在對於專的企求之下，且往往超出專的企求之上。如果所受的專教育能專專互重，他自然能安於此種教育，一旦就業，也因為興趣及準備並未過分受教育的限制之故，而安於其位；他往往能於專業之外，同時從事於一些和專業很不相同的學術上的活動。但如果所受的專門教育只是一種比較高深的技能的訓練，本身的範圍既十分狹窄，又沒有啟迪通識的學科做有力的補託，則忍耐性難

建一個限度的日子，也就是他恬然的終計，去而之他的日子。約言之，前一種教育，表面上不完全為工的學術設想，實際上則適足以推繫工的人才；後一種的教育，即目前所施行的教育，表面上十足的為工的學術設想，實際則適足以驅逐工的人才。而這種人才的問題引去又勢必教工的行業再度的淪於微賤。

總之，歷史的教訓，我們是不能忘記的。工的所以淪於微賤，就因為他和通識的教育完全脫了聯繫，因而被擠在文化的洪流之外。音樂也復如此，戲劇的藝術也復如此。繪畫却是一個例外，而其所以成爲例外之故，就因為凡成藝術家，而不是畫匠的人，在通才方面，也都有相當的發展；畫家大抵能詩能文，甚至於不乏學術的興趣，經濟的長才，可以當官師，可以辦事業，而同時無害於其藝術的發展，不妨礙他的以畫起家，以畫名世，以至於以畫傳後。上文所提的文藝界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換言之，如果士的教育等於通識的教育，那麼任何人應當先受相當於其一般智力的士的教育，然後再從事於相當於其特殊才能的專門教育。士的教育是一個公分母，而畫，工，商以至於各種藝術的教育是一些分子；目前的公分母是太不大了。我們誠能以這種見地作為教育興本的強本，那一方面既不怕專才的成爲廢物，而另一方面，對於文，法，理，工等各種學科，即便因一時的需要，而偶有偏重，也不至於發生過甚於偏激的影響。

第三個條件可以說是政治的或社會的。就是國家應積極獎勵多技能與善變巧的人才。這一層我無須多說，一則因理由最爲顯明，再則因實行比較容易，三期因政府及較大的公私企業機關已經逐漸注重及此。不多幾天以前審判經濟委員會的一個工業組織，不就是因为工作機械與新舊機械件變換有加強的關係，特別獎勵過一位汽車司機麼？

要提高工的地位，發展工一方面的文化，工的人才固然是最大的要素，而增加這要素的條件，已具如上述。不過要素尚不止此。就人事方面說，機巧的才能固外，尚須組織的才能。近代工業的發展，有賴於組織能力的或許比有賴於機巧能力的還要多。中國民族的組織能力是薄弱的，至於如何薄弱，所以薄弱的原由，以及如何改變此種原

因，使弱者復歸於比較健旺，我以前曾別有論列，無煩再贅。還有一個要素是工業的資源。我們的資源不能算多，地大而物則不博，似乎已成一般的公論。不過大輪船來，我們的資源總還够我們比較長期的支配，借了不很充裕的資源來發展我們不太充裕的工約才力，於事亦尚公允；在短時期內，才力的施展雖不能太多，物資的消耗與浪費亦宜乎有限。此次戰事結束以後，國際大會規定一種資源上買還無的辦法，此種辦法而成事實，則一旦我們的才力逐漸增加，其所需的更大的資源也就不患無從取給。所以我認為這一點目前也無須多加討論。

最後還有不能不略加申說的一層。就是上文云必須和講求品質的人口政策聯繫起來，才會發生效力，尤其應該注意的是，要慎防軒輊生育率的發生。如果我們不能嚴防這一點，而同時居然把工的地位降得很高，那結果就無異明知故犯，與製本加厲的斷送了民族本質中

(接上第一頁)

日本仍為一餓虎，享此餓虎者當為中國，以為由此即可求得一國際小康之局。其實日本軍閥蹂躪世界之資源即來自我東北四省經濟權益之獨占，即使今日犧牲中國能暫止其慾，誰敢保證十年二十年後不再反撲今日施濟之恩人？第四點，關於台灣共管說亦極悖理，無論從那一方面講，台灣均應為中國領土之一部，此乃一無待於辯論及據之歷史事實，今既承認台灣應置於我國關稅及金融系統下，更有何充分理由不該列入領土之內？

上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地圖在少數短視政治家掉頭縱橫下重演過去會議外交時代之錯誤舊課，置他民族生命於不顧而任意處理戰後破局，終伏今後大戰之禍根，幾年來的痛苦教訓應當自記取，如仍昏昏不醒，致致於少數者之利益，恐又將播下三次大戰的種子，那時禍首之名勢難轉嫁。

記者在此提出這點，並非有意責難邦人士，此刻我們還沒有實

也許藉藉着不太多的技工與機巧的才能，變數變解無故，因為我們不比前人，已經懂得一些選擇的原理；我變本加厲，因為前代似乎不會有過軒輊生育率的現象，而近年以來已大有發生的可能，而製本加厲的方式的一種是速率的增加！我們的技巧才能，特別是高級的，本來怕就不多，經不起再度的淘汰，更經不起加速度的淘汰，是很顯然的。

從本篇冗長的討論裏，讀者可以看出，一個文化的問題，究其極，也就是一個民族的問題，以至於一個人口的問題。一個民族發展文化，累積文化，及文化發展入某種途徑，累積到相當程度，他就會發生選擇的作用，轉而影響民族的性格，人口的品質，包括繼續創制文化的能力在內。約言之，民族與文化是互為因果的兩個本體，我們更加以控制的話，決不能舉其一而遺其二，工的一方面如此，其他生活與事業的種種方面，也莫不如此。

聯邦的權利，而且舉調這種怪誕論調的人還是少數，但這仍然是一件事實。聯合國家的勝利固然已有極大的把握，但我們自己仍得把聯合國家的勝利與我們的勝利看作兩件事，聯合國家的勝利可不一定是我們自家的勝利，認識了這一點，對戰爭前途我們也不必過分樂觀，應時時戒慎恐懼之念。我們的命運是決定於今日戰場上而非決定於戰後的和會；如果在戰場上我們不能成爲一個有份的單位，在戰後的和會中我們仍將是一個沒有份的單位。所以坐待在和會中爭取勝利的心理是一種澈頭澈尾的敗戰主義者的心理。

在這舉國慶祝英美取消在華特權狂歡之餘，國人更應努力自持，不要讓狂熱沖昏了頭腦；特權的放棄與平等權的取得僅是一種關前了百年的自由身份歸來，它對一個低能者仍然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我們要持「盡其在我」的態度加倍努力，聯邦放棄在華特權並不足以保證我們的勝利，更不可樂此而忘彼！

二月七日

論社會流動與理想社會

袁方

「個最顯著也最易忽略的社會現象，恐怕要算人的活動了。社會原是人所組成的。沒有人處新舊的社會，總是一個幻燈，一個永遠不能實現的怪夢。這般看來，社會生活與個人的活動，亦是一件連綿相貫。因此社會份子為要調適他的生活環境，得常常變換他的社會地位。此種變換社會地位的情形，社會學上有一專門名詞，謂之「社會流動」。

社會流動的方式，雖是千變萬化，難於捉摸，歸納起來，大概可分兩類：一是平面的，其意義即指個人從這一社會地位遷移到另一同等地位的流動。如農民進入工廠，變成勞工，或作家放下毛筆，加入政界。都是平面流動的例證。其次為縱斷的，它的意義即指個人的社會地位，發生上升或下降的變遷。像佃農轉得土地成為地主，或官僚失意下野變為平民。都是屬於縱斷流動的範圍。

無論古今中外的社會所包含的社會活動，似乎向來都出上述兩個模式。不過，平面的流動現象，似不及縱斷的富於變。以其方式而論，也比不上後者的複雜。說到對於社會的影響，後者亦較前者為直接，本文目的：暫放下平面流動不論，僅就縱斷流動與理想社會兩者的關係，試加以簡略的說明。

一

討論縱斷流動以前，最好先了解社會組織的性質。社會組織有一個由來的特色，可以用「不平等」三字來描寫。它的外形雖像是一塊均等的土地，但社會組織「不平等」與「金字塔」式的原則主要者在於「人品不齊」。

世界上沒有絕對相同的兩片樹葉，也沒有絕對相同的兩根花枝。這是一望無際的沙漠，法國的大文豪爾羅維爾在《地獄與天堂》中曾寫得極好：「世界上沒有絕對相同的兩粒沙粒」。至於人那是更用不著說了，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希臘大思想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主張人類本質比如有來生的差異。柏拉圖在共和國內有「獸類者」與「被保護者」的區別，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上有一「天生奴隸」和「天生主人」的區別，這個人與人間的差異，即是所謂「人品不齊」的實證。

根據奧戈登的研究，人品不齊是自然的便構成一個階級社會。階級。其中上智與下愚，總是佔少數數，六分之五都是中材。從這一方面說：所謂社會組織，就是建築在此，一曲線之上的，是一個「不平等」的建築。

自易方面言：個人在社會上所得的地位，彼此間也是差等懸殊的。社會上凡是地位高者，總是為數甚少。地位低者，則佔數最大。譬如軍隊中高級將領，或是可憐的兵士，大多數是兵士。所謂社會組織可說是這些社會地位變化的總和，與埃及金字塔彷彿具有同一性。

社會原是人所造成的，人品不齊必影響到社會組織不會是一個平面，而是一層立體。社會份子便在此塔形舞會上活動，表演着所謂「社會劇」。生長在這舞台上的戲角，每一個人似乎都喜歡出人頭地，最好能够佔住金字塔的頂端。豪華的舞會，指揮別人，原來人不能靠飽食暖衣而奔走活動，此外還有其他種種慾望。導許多慾望中的主要者怕要算是人頭地了。

社會上有許多的人，忙忙碌碌不得不得為衣食而努力，但是也有許多在社會上本無幾微的人，並不因此停止他們的活動。黃西埃在《

典時，並不是缺乏衣食與妻妾；拿破崙取得法國的主宰權後，還要擴張勢力，東征西討控制全歐；馬丁路德並不是因為飢寒交迫而發動宗教改革運動。司馬遷在受宮刑後寫成了他的最受人推崇的「史記」，王安石做到一朝的宰相，衣食上當然不會有什麼問題了，雖有種種阻礙，但他還是一意孤行實行「變法」，這些都是歷史上的著名人物。社會份子除了極少數特別低能兒外，所有的人都似乎有這同樣的特性。雖則在其程度上，可以不必相同。羅素在其所著「權力」一書上有一個很好的比方，他說：「A夫人對於她的丈夫的營業成功，很有把握，並沒有進貧民醫院的恐懼，可是她喜歡比B夫人裝扮得好一點；雖則她可以用更少的代價，避免肺炎的危險。她與A先生都覺得愉快，如果她反對爵士或當選國會議員」(B. Russell: Power, ch. I) 總之，每個人都喜歡高高在上，每個人都喜歡把自己的地位和上帝交換，如果這是可能的。事實上，這種心情，支配着每一個社會份子的行動，此為「社會劇」裏面的實質內幕。

三

社會份子的高高在上的心理，在幻想中所想像的勝利，本是無止境的，如果把這些勝利視為可能，就要努力使其實現。社會流動可以說就是社會份子實現這高高在上的工具。

要是沒有社會流動，拿破崙會是一個卑無足道的小兵，永遠也沒有機會變成歷史上的曠世英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一員小卒，假如他沒有上爬的因緣，今日的國社黨領袖，也許不是希特勒。誰會相信史太林成為目前無產階級的獨裁者！假如他在十月革命的暴風雨中不幸遭人暗殺。中國的傳統社會素來是看重社會流動的。戰國時的蘇秦與張儀是以布衣而為卿相的，范雎蔡澤是貧士起家的。漢高祖本出身微賤，以前是一個小小的亭長，到他做一朝天子時，始知皇帝有無上的光榮。在日常談話中有所謂「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草澤常有英雄起」等等口頭禪，都莫不是社會流動上的極好形容詞。至於下降的情形，也是史不絕書

的。俄國十月軍中沙皇的地位傾倒了，法國大革命時，路易十六的頭從斷頭台上滾下來了，溥儀是在辛亥革命後摔下了帝位。在日常生活有所謂「撤職查辦」、「褫奪公權」、「除名」、「辭退」、「下野」等等習用語，其所代表的具體內容，就是社會份子地位下落的現象。

縱面流動本是古今中外的社會隨時隨地都存在的。推求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當然是很複雜，其中有下三點，較為重要。

第一，人品不齊，是發生縱面流動的原因之一，縱而流動的事實如果存在，人與人間的不平等現象原是無法消滅的，這一點會在本文前面說得很多，無須在此重述。

其次，一個團體生活需要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一個社會生活的成立，一方面有發號施令的人，另一方面有服從命令的人。正如建造一座房子，必須有一個人打好圖樣，在軌軌上行車，必須有一個人司機。阿德勒爾在其所著「人性詮釋」一書裏分別順從和傲慢兩種典型。他說：「奴性的人是依奉別人的規則和法令而生活，這種典型的人幾乎總的要帶出一個奴性的地位」在另一方面，他接着說：「傲慢的典型，它問：『如何我可以高於一切人？』這一種人在需要領導者的時候，就被人發現，在革命時登臺推舉。阿德勒爾把這兩種人物都認為不是善所願望的，至少是他們的極端形式。他認為這兩種人都是教育的產物，他說：『權威的教育最大的害處，就是給兒童一種權力的思想，並且指示他和權力獲得有連帶關係的愉快』(轉見 Power, ch. 1)

雖然權威的教育，也同時產生奴隸典型和專制典型，因為他使人感覺到：「兩個互相合作的人彼此間唯一可能的關係，就是一個人發號命令，而另一個人服從命令的關係」(見同上)社會生活中，不只是兩個人彼此的合作而是多數人互相的共同生活，所以尤需要出類拔萃的領導人物。因此共同的團體生活也是造成縱面流動的原因之一。

第三，在人生的過程中，最大的現象，莫過於出生成長、衰老、和死亡。有了這些現象，縱面流動也就與之俱來了。父高而官厚爵，如為父者不能傳其位於子，父之富貴厚爵，勢必成為空談。有了空談勢必需要人員加以補充。再者父有某種職業與題，而其子之興趣可

與之大相逕庭。父之位不必傳之於其子，子之位亦不必襲於其父。父子間的軒輊，也是發生縱面流動原因之一。

據成縱面的社會流動，上述三點不過是其中舉大端，他如高矮，美醜，善惡，智愚以及各人所處的社會地位，都是互不相同的。這是社會階層化形成的基本原因，也是社會的縱面流動的基本原因。

四

社會組織既然是像埃及的金字塔，社會份子總希望爬到社會金字塔的較高層。有能者是這樣想，無能者也許這樣想過。可是塔頂狹小。自然對於所有攀登的人不能一視同仁，這其中難免不發生一種競爭與選擇的現象，優勝劣敗成爲事實上的必然。

社會份子攀登金字塔的途徑，雖各不同，這上爬的途徑，即是所謂社會階梯，它是社會份子上升的工具，也是社會階層解放的武器。它像一個起重機，把社會底層的人員提升到上層去。例如學校，是一種社會階梯，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研究院，一步一步，扶搖直上。又如軍隊，亦是一種社會階梯，自小兵以至於總司令，層次井然。他如政黨，宗教等無一不有上通之路。

社會之梯除了上述提升下層份子的任務外，還是一種挑選的機器。它吸收相似的優秀份子，排斥相異的劣等份子。如軍隊階梯，在文質彬彬的人看來，實有登庸莫及之感。這些人既然不能從這種梯子爬上去，因此只好另擇途徑了。又有所謂「門戶之見」「黨同伐異」各類現象，似乎都可以從這方面得到解釋。

社會流動中，僅有社會階梯，原是不完全的。因爲上層份子，亦常有至愚，爬上去的人員，也不必皆賢，有許多靠權貴，靠世襲，靠手腕，靠血統裙帶各種關係，而得特居高位的更不必說了。所以需要淘汰的工具來清理來測驗，這工具即是所謂社會篩箕。社會之篩能將上層的廢物統統篩淘下來。上層的不倫不類份子，本是不配佔住高位的。社會篩可以將這些笨伯敗類從篩孔裏淘汰出去。使上層不致有人滿與擁塞之患。

普通常見的社會篩，在政治階層中，有「選舉公權」「罷免」「撤職」「下野」「永不錄用」各種方式。在學府內有「傳教」「辭退」「開除」種種名辭。在宗教中有「放逐律」的規章。在家族中過去也聞有七出的條例。在政黨中有「開除黨籍」「密制制裁」的手段。這些都是社會篩的實例，是屬於狹義方面的。至於狹義方面，有與論制裁，社會公憤都可說是大有權力的社會篩箕。當上述各種篩箕麻木無能的時候，上層往往充斥昏庸之類，下層常常埋沒優秀人才。最後則有一種暴力的大篩箕即是所謂「革命」起而動行而淘汰的天職。

攀登社會階梯，普通不外兩種路綫。一爲正路，一爲邪道。前者即指社會份子「正途出身」，後者則是社會份子由旁途大躍進。從別途出身的人可以要經過一般人所公認的途徑，而一步登天。目前中國社會上這些情形實可謂數目皆是，不勝枚舉。那個機的主管長官，不在引用自己的戚族鄉黨人，（當然也仍有少數例外）常聞有「慈南捷徑」「吹牛拍馬」「走太太路綫」「卑躬屈膝」「換給姓黨姓」「走狗」之類的鄙蕪名詞。然而這些字眼，都是社會份子階梯上最用的惡物。

總之正途與別路兩者是對立的。從正途出身的人，當然要光明正達，從邪路上出頭的人自然免不了「出身不明」，在社會上，這兩種路綫上來的人物，彼此間常是互相輕視，互相輕視，其結果便是上層社會始而動搖，繼而分裂，終而瓦解土崩。

再者正路與別道也是互爲消長的。如社會上層盡是些「老大」和「笨伯」，則原來處在上層的賢能之士，目睹這種腐化情形，既不能轉移風氣，復不能相與爲伍，祇好自動讓身引退，掛冠而去的。長此以往，正路將成爲冷門，邪道反是應接不暇的山蔭道上。「小人道要，君子道消」，社會安得不亂，政治焉得不腐敗。

五

上文所說一個流動的社會，祇要很正常的運用社會階梯與社會篩

笑兩把機器，本是不違反社會份子的天性的。原來社會流動是建築在
 人品不齊的上而。因此縱面流動是古今中外的社會通則。不論是現今
 尚存存的最原始的社會如南非的班圖（Bantu），北美的印第安土人
 ，即最古老的社會如中國，最繁華的社會如美國，最獨裁的社會如德
 國以及時人所最厭惡的社會如蘇聯。都沒有越出一通則以外。
 雖則其流動的方式上程度上可各有不同。

或有人要提出印度社會來加以問難。原來印度社會是今日各種社
 會組織中最特殊的一例。所謂特殊，就是這種社會沒有上下流動的現
 象，傳統的印度社會中分人民為四階級（Caste），一為婆羅門，次為
 刹帝利，第三是吠舍，最後為首陀。在社會上各階級所享受的權力是
 不相同的。各階級彼此互不通婚，下階級除了服事上層的人外，永
 遠也沒有出頭的一日，這種種族的社會有人稱之曰階級的社會。何以
 形成此種情形，頗難加以合理的解說。

但是印度社會並不是完全沒有流動的現象。就每一階層說，其中
 人品不齊還是存在的。何以今日我們能聽到甘地尼赫魯的名字呢？
 甘地與尼赫魯固然是貴族出身的。印度貴族自然還有許多。恐怕大
 家都會相信印度許多貴族中。絕不會有兩個完全相同的甘地，和兩
 個完全相同的尼赫魯。這些事實如果存在，印度社會仍舊還是有一「流
 動」的。

不過，這種流動當是屬於階層中而非階層間。這種流動範圍是很
 狹小的（在實際上印度社會階層間也許有流動的情形，不過很難找出
 證據。）就全印度社會看，上層與下層，似乎不易互通聲氣。根據社
 會組織的通則，印度式的社會是不健全的。一方面可說是病態，一方
 面也可說含有危險。第一，上智下愚雖是自然現象。但是很難令人相
 信印度階級中沒有笨伯，在平民奴隸中沒有天才。由於階級之森嚴，
 優秀者既不得上進，大愚者復不能降落。今日印度淪為殖民地的原因
 雖多，但階層間缺乏流動，未始非為主因之一。且帝國主義者更善於
 利用此種不流動的社會機構以鞏固他的政權。前述人的活動與社會生
 活是二事的兩面。所以這種社會是反常的是病態的。

這種社會又何以有危險呢？因為不流動的社會優秀份子永遠是會
 被埋沒的。優秀人才的埋沒，對於社會文化的創造，是要減少一分貢
 獻的。如果說俄國的大革命中沒有列寧，則其今日的局面，恐怕會有
 些兩樣。又如印度社會中沒有甘地，則不合作運動也許不會產生，同
 理下層埋伏優秀份子，在其不可忍受時，有朝一日，也許要起來反抗
 的。

動態的社會是不是也有毛病呢？社會學家邵羅金，在其所著「社
 會流動」(P. Sorokin Social Mobility)一書上，也認為是弊論發生的
 根據。他的意見以為社會流動其結果所致，便是民族中的優秀份子可能
 悉數消滅。這些人是創造文化的資金，被消滅是一大損失。原來社會
 金字塔頂端，好比一座油燈，優秀份子猶之如液體燃料。社會組織利
 用社會之樣，不間的自下層「撈」起許多精華送到油燈去消費，油燈
 雖可以燃得光輝燦爛，但是提煉出來的優秀份子，將因此而歸諸涸
 竭，待油盡燈殘時，黑暗時代就來了。歷史上有所謂「黑暗時代」，
 似乎很可以從這一方面去看。

何以在動態的社會中，優秀者有消費盡淨的可能，因為人們為了
 前途，為了高高在上的心理所左右往往採用選擇和生育的種種手段之
 一，這種現象一經發生，於是在人口組成中便要發生區別生育率的現
 象，事實上根據統計的結果上層階級的子女較之下層階級的子女往往
 其比較為少，長此以往便是社會中的優秀份子很有日趨減少的可能。
 社會中優秀品質的被斷裂，這一社會便要漸漸減少愛好創造和具有創
 造能力的人員，結果靜態社會就取而代之。

對於邵氏的看法，頗有加以修正的必要：首先要問社會中的優秀
 份子因流動終有完全被毀滅的可能嗎？對於這一問題難都難於作一確
 定的結論，只有時間而能證明將來的事，不過根據歷史的知識自古迄
 今尚未有優秀份子絕種的事實，歷史上任何時代，似乎都有些優秀份
 子在那裏支撐局面。再者，社會中本是常有許多奇才異能之士被埋沒
 的。後世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日？這些人只有靠着社會流動才能出
 人頭地。一方面也可以說優秀者因流動而增加，這是一事的兩面，邵

「這社會在裏面只見其一而未見其二」

再者，優良的父母固能常生優良的子女，不過優良的父母有時也產生出低能子女；低劣的父母固能常生低劣的子女，有時也可有「神秘的結合」而產生奇才異能者。這些都是大有可能的推論，而且事實上也不乏覆按的個子，那羅金教授對這些事實似乎都不會加以考慮，因之，他犯了機械推論的毛病。優秀份子果因流動而消損嗎？這完全是「杞人憂天」。即以生育區別率而論，這事實目前固然存在，據人口學者的意見，此由於生育節制未普遍的緣故，將來生育節制運動深入下層社會後，則區別生育率的現象也許不致有太大的差異了。

不過流動的社會也有其缺點，例如社會份子流動過速則不免缺乏同情心和淺薄。因為流動的結果每天都和陌生人見面彼此間很難有休戚相關的情感。其次，社會份子因流動頻繁，免不了流於淺俗。雖然流動的社會有這些缺點，比較起來它還是較為合理的社會。

從上所論，流動的社會本古今中外早就存在的。有些富於做夢的幻想家不斷的在他們將來理想中的社會夢。從摩爾所著的「烏託邦」以來便有不少的人忙於計劃未來的社會，也有不少的人忙於實現這些理想社會的活動。有些人以為未來的社會是平等化的是沒有階層的。未來的社會果真是平等化的嗎？果真是沒有階層化的嗎？但願將來是如此。

這些人似乎是太近乎空想了，其原因由於忘却了過去也忘却了現在，他們認為凡是過去的社會都是要不得的，應該加以忘却，現在的也是要不得的，也應該加以改造。只有在理想中的將來的社會，才真是天堂。除非每一個人都能變成上帝他是絕不能走上天堂的。

理想的社會不會是平等化的社會，也不會是無階層的社會。因為人品不齊是無法消滅的，這一點既無法剷除，「不平等」三字始終是一個適用的名詞，所以理想的社會，還是一個「不平等」的社會和埃及的金字塔形式永遠留在人類的歷史中。

社會階層化既然是一個不可消滅的概念，則社會的縱面流動也是無法加以否認的，所以理想的社會是一個流動的社會。這問題不在未

來的社會是平等或不平等，而在社會的縱面流動是合理還是不合理的。所謂合理的社會流動，是指社會復公道利用社會階梯和社會其分配在社會組織上。才能和地位兩者要能均稱，這種均稱是謂「社會真組織」，至於不合理的社會流動，其情形便和上面適得其反社會階梯與社會階梯，兩者都沒有公道的行使其職能。結果使分配在社會組織上的人員，才能和地位兩者常不相符。無恥貪暴之徒或親友，或靠血統裙帶，或是攀龍附鳳，而巧取獨得居高在上的地位，才智之士及困厄而死於草野，這種組織可以說是一「社會偽組織」，理想的社會是一「真組織」不是一「偽組織」。

最後，在此簡單的提出中國傳統的社會理想，作為本文的結束。我們的社會向來，是從人才主義出發的。就是特別看重人才，特別看重社會流動，這是我們的祖先遺留下來的寶貴遺產，值得我們發揚光大的。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賢者任能」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則」。「能者在職」，「賢者在位」，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不賢者在位，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諸如此類的概念，在儒家的社會思想中，真可謂更僕難數。要是一國之內沒有人才，其結果所致，便是一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實，我們從上面的分析來推斷，我們有理由確信「人才消乏」一語之非真，社會之所以亂，政治之所以敗壞，當是由於社會階層者在權權執行節制功能的缺損後的反其道而行；吸油油的燈芯失去了正常的機能，吸上燈蓋者至是滲透在真油中的水份，真油反不得上升，這個世界安得不是一「黑暗茫茫」，準此，我們何能說是一「人才消乏」呢？

儒家中特別是荀子，對於社會組織的階層化和社會流動。有許多精闢的意見，略舉之，他說：「一人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等」，這是他的社會階層化的觀念；又如王制篇云：「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此為其社會流動的理論。荀子可以說是最理想也是最現實的社會思想家，這樣有這樣最優秀最健全的社會組織理論的人，不但在中國，即全世界，荀子無疑是第一個先知先覺者！歸結言之理想社會，在組織上是階層化的，在分配上是流動的。它是真社會組織有着合理的社會流動。

鬼語篇

丁則良

一個陰沉沉的天氣，整個希臘的海岸都遺失在雲霧之中，海上起了一陣風暴，在潮聲澎湃中，只聽見幾個鬼魂在低聲對語。

德摩西尼(Demos Menes)被逼死在卡牢里亞(Calauria)島上，已經兩千多年了。他那一份真誠，熱烈，執着的性格，一直不曾改。他每天來到愛琴海上，留戀着生前的一切。那裏是伊留西斯，是 Jousia 那裏是庶松尼(Chersonese)那裏是馬拉松(Marathon)——在日。但今天天氣這樣的陰鬱，除去奧林比克峯巔的酸澀積雪，還不時在雲霧的氣團中出現外，一切都看不清楚。他默念着波濤的起伏，懷着憂鬱的心情，向着祖國雅典凝眸望遠。

這時從雲霧中傳來了一個鬼魂吟哦的聲音，彷彿是：「生平虛負個遺骸，寂寞都歸身後名，可憐德與太多情。」

萬古江流終不改，原來是伊索克拉提斯(Isocrates)雲遊到此。他們兩人生前原是相識，此刻見面，就談論起來。

德摩西尼(以下簡稱德)：你從什麼地方來？

伊索克拉提斯(以下簡稱伊)：兩千年中，我走遍了全世界，現在纔回來。

德：你看見了些什麼？

伊：我看見了一部人類的歷史。

德：你得到了些什麼？

伊：我得到了一個給人智慧的東西，就是認識了歷史的規律。人類的歷史，光怪陸離，千頭萬緒，我經了不少的心血，總從其中得出了一个規律。我把它傳授給一個德國的中學教員，他已經寫成一部大書，把今天人類所遺留的問題，完全提出，並且對於人類的前途，給

了一個指示。我問你，你這些日子做了些什麼？

德：我守在希臘的海灣上，每天看希臘的商客。

伊：你為雅典，奔走呼號，犧牲了自己的性命，已是無識之極。現在還守在這裏，有什麼意義？

德：我愛雅典。我出生的時候，已經太晚，沒有看到派賽德(Parthenon)的黃金時代。但我還知選擇，我知道分別的美惡，普羅。我想一個有偉大傳統的城，應該做全世界的領袖。庇里克里士(Pericles)說：「雅典是希臘的學校」，我生平有一個主張，讓老師坐在老師的位子上，讓學生坐在學生的位子上。我生前忍受無數次的打擊，親自跑去見腓立普大王，和愛斯奇尼新(Aeschines)辯論，組織全希臘的聯軍，都是為了要維持師道的尊嚴。

伊：歷史的規律裏不允許這一相情願的想頭。邏輯站在武力的面前，就失去了它的權威。

德：亞力山大的軍隊真是善戰，全希臘靜悄悄地伏在他的腳下，沒有一點聲音。但他却不知道有一個邏輯的信徒，隱藏在海邊，一聞他逝世的消息傳來，這個人就可以組織起全希臘的城市。

伊：但安提帕特(Antipater)的追兵並不比亞力山大的弟兄們弱，你在卡牢里亞服毒自盡的時候，應該覺悟了吧！

德：我想起臨死的時候，看見安提派特的使者阿奇亞斯(Archias)走進波西頓(Poseidon)神廟裏來。在簾幕裏，我預備了一些毒藥。對着他，我吞了下去，我說：「我死後一定變化為鬼魂。每天來看雅典的面容。」從那時起，我一直不曾間斷，守在這燈長明燈下，一個人過到今天。

伊：在歷史裏邊，我看見了無數證明燈，但一到燈油燒盡，外面風雨來臨的時候，明燈總不免熄滅。近四百年來，西歐燃起一盞明

燈，照耀在全世界上，贏得無量人們的頂禮讚誦，痛哭呼號，但對今天，這燈明燈，眼看就要熄滅，一切思想家，仁人，志士，都已經束手無策了。

德：那麼，你觀看這燈明燈，趨于熄滅，你就無動于中嗎？

伊：歷史的智慧，使我透出了情感的束縛，我不但對這燈明燈的熄滅無動于中，就是對三千萬萬人民的死亡，我也毫無震駭。我從全世界的戰場上走回來，看見多少人犧牲了性命，但這既是規律的必然，我又有何可說？甚至於我已經決定下凡，追隨歷史的指示，作一個新世界的李斯。

德：李斯是誰？

伊：李斯是一個新世界的指導者。他促成中國的統一，使得中國境內只有一個政府，一國文字。我看你生前熱心政治，在海邊含釐石子練習演說，這努力在新世界，不致沒有用處。你看雅典已經遺失在雲霧之中，你一個人神清氣爽地守在這裏，真是可憐極了！

(德摩西尼斯似被領到一個新的思想裏，臉紅地，在思慮應該如何。伊索克持提斯站在旁邊，毫無懷疑，毫無猶豫，忽然雲霧被一陣大風吹散，海潮也見平息。在溫暖的陽光中，雅典又露出原來的面目。一陣濤浪的攻擊從海岸上昇起，激浪中可以聽到：
—海風疾似刀，
—水明如鏡，
—晨起取碗放，
—照見妾多病，
—多病後多病，
—妾心死不休，
—一江清逝水，
—地業自千秋，
—天地終不仁，
—衆生異獨狗，

尙知辨朱墨，
尙知取海水，
海水冷于冰，
尙知宗北斗，
照妾多病容，
妾心知所從。

他們兩人尊神入神，默然無語。歌聲不斷從從海上傳來，德摩西尼斯像是得了一種非凡的自信，慢慢地醒了過來。

德：這是雅典的歌聲，這是無數個雅典的歌聲。一個個隨逝水，「憑業自千秋」，這就是一切文明的自由。歷史的規律裏的明燈已經熄滅。你看雲霧已經吹散，雅典上空又大放光明。

伊：享受這種光明的人必須甘於孤寂。我走遍了全世界，看盡了歷史上的盛衰興亡，我一定要離開今天的人類，向前再走一步。
德：人類可以，而且一定向前走，至於我，則不但要向前走，更要向上飛。孤寂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並不苦痛。雅典常常伴我，就是馬拉松山上那一帶森林，薩拉米 (Salamis)：海前那一片海水，都能給我以智慧。我飛起來，飛到我從前練習演說的海灘上，石子還是那樣地舖在沙灘上，海還是那樣的碧綠，我覺得像是回到了家鄉。

伊：現在我們可以知道了。
(伊索克持提斯勿須向人問走去。德摩西尼斯仍然站立在雲端，仔細地詳雅典的美麗。在一片歌聲中，遺失了自己。歌聲的結局是：
—理與野遠，
—惡老李荒，
—人天分手，
—此心不行。

昆明約每一角落都有
三百六十行人人喜讀
生活導報
週刊
(每逢星期五出版)
(每期銷七千餘份)

論學者從政

杜才奇

「學而優則仕」，這是我國士人出身的傳統途徑。士的本業就是撰著他們的文學學問以干政與執政，至於研究學問那只是致仕的手段，是達到從政目的的跳板，是從政以外的副業，或是在從政失敗後的餘業，決不是士的本業。當年孔子就是因為懷中不售，所以才回到魯國，箕踞以刪詩訂禮，他自己雖曾一再強調過「學而優則仕」的話，但實際上恰是「仕而不得則學」，歷來士人大都如此發跡。所以每一個朝代中，那些以馬上得天下得天下的明主都極巧妙地誘羅士人入仕，惟恐一旦失其養士之道而危及其政權，選士方法雖有不同，其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之目的則一，以致數千年來「優則仕」的思想深入人心，每一朝代中士人心力碌碌於此而不疲者不下十餘萬人，仕途擁擠之數由來久矣。

仕途擁擠的原因頗複雜，但大都不外下列兩點：第一，士人缺乏自養的能力，必待政府養之於朝。士人缺乏自養的能力乃歷代明主有計劃的教育政策使然。第二，社會事業範圍極為狹窄，士人精力無處消納，惟有壟斷於仕之一途。其實這都是歷代帝王為鞏固其政權計所採行的政策，因為士在某一方面看來是一個政權的防衛劑，但同時也足成爲一個政權的威脅。所以帝王於馬上得天下後無不設法假手於巧妙的考試制度使士人子孫孫迷戀於此而不疲，所以政府機構雖極龐床架屋之能事，官場的消納能力究屬有限，仕途擁擠自爲一必然結果。當時士人捨致仕之途外，活動範圍極爲狹小，設藝授徒當是冷心於官場生活後聊以遺生的方法，至於專心一志於著書立說的更是少數。

仕途雖如此擁擠，「人人有道遠長安」的士人仍有一部完整無缺的從政哲學在，他們從政的目的在「致君澤民」，所以在朝則鞠躬盡

瘁，以天下爲己任，在野則「危言深論，不隱豪強」。一個在學養上有權威的學者尤其重視其出處進退，「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程子語）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過去學者（士）之從政是很重視條件的，如果條件够他們才接受政府「禮賢下士」的招顯；否則他們惟有淡泊自守，作伴不窮無熱中於權位的學者總不免有觀顏干進之說。

一一

仕途擁擠的直接結果是政治生活之日趨腐化，處之今日則易製造出大批政治上極不馴服的游離分子，這種分子在政治上最會與風作浪，國民即求一政治上小康之局亦不可得，這也是養士於朝的必然結果。政治生活腐敗後，潔身自好之士大都不願出仕，所以反而形成「學而不優則仕」的惡政治，民國初年這種局面尤爲顯著。原來前此的政治生活只有權貴，官僚，胥吏三種人物參入其中，爲人民國新加入了政客同軍兩極不馴服的人物，終使政治糜爛不堪，以致造成了國民心理之枯窘。清末稅政固極令人痛苦，但是當時人心勃勃，對革命派與立憲派的奮鬥都同樣地寄以莫大的希望。及民國成立，共和政體大體確定，而政治的腐敗反變本加厲，與往日所希望者幾全相反，國人會寄付以最大期望的優秀政治家與神聖國會對此閣局全陷束手無策，以致國人對當時的輿論，議會，政府以及一切政談無不感憤，煩悶，沉悶的空氣籠罩全國。

處在這低氣壓政局下，學而且優的學者們大都只作消極的避世，對當時的強盜政府（北京政府）採取不合作主義。他們勸告入仕的學生，要求他們從北京政府中總撤退，而集全力於社會改造事業，以

打下良政治的基礎。這是當時一般對政治趨望的學者所服膺的作風，這與其說是他們確信良政治必以優良社會為前提，毋寧說是他們在那莫可奈何的政局下欲泣吞聲的一個選擇。當時社會事業範圍雖較擴大，但無處不受惡政治的控制，只有少數學校還算是一片淨土，所以一般潔身自好的學者多相率引避於學府，即懷「補闕拾遺」之念，準備隨時出來作一點好事的梁任公也憤然棄絕政治生活退身學府講學論道。這種憤世忌俗獨善其身的名士作風固非得策，但這是「致君澤民」的士人所採用的傳統自衛方式，溫情主義的士人既無力獨自創造一個新局面，又乏勇氣且不甘心參加羣衆革命運動。所以，這種作風最大的功用只足以保證自己不幫助作惡，却不能阻止本局的繼續墮落；個人雖能勉強在惡政治外獨立生活，却不能保障政治不妨害個人的獨立生活。一般「生性為善不為惡」的好人既取消積極態度，存退避之心，遂使「生性為惡不為善」的壞人成爲政治社會的重心，而將「可以爲惡可以爲善」的中人悉驅而變爲壞人，社會上政治上既全爲惡勢力所包圍，以致非作惡無以圖生存。同時，學者們如此倡導的結果仍不免墮入惡性環境的線綫中，因爲大家都往學校逃避，遂驟然產生了教育高能的偏見，當時能引人興趣的社會事業惟教育一門而已，弄到大家拚命爭度款辦學；又因感於科技救國者的短視，辦教育的人都認爲中國所需要的人才只是實業技術人才，學校教育遂全力集中於理工專才的製造，（其實青年並未完全走進理工學院，其與文法學院的比例仍懸殊不等。）但到畢業之後，政治依然腐敗，工商不振，百業凋敝，專才一出校門，仍然墮入失業迷局，只好又轉擠進政客軍閥所設的大小衙門求一啜飯位置，如此風景，怪途焉得不擁擠，政治清明的企求，直是有如「海晏河清」一樣地陷於絕望的悲境。

在這種污穢不堪的政治生活下，高蹈遠世的學者們固大都掩鼻深避，但他們仍然沒有澈底覺悟到「致君澤民」的賢人政治已是不夠。他們眼見國民蹂躪於北京政府專制之下，實不甘心，所以過了一些時候他們很誠實地以「專人政治」號召天下，降格與強盜政府講價錢，上條陳，並且慫恿一批學者參加政治，希望做到北京政府不能積極

有爲，最低限度也要做到消極地不作惡。軍閥政客們也自感空氣過於惡劣，也逐漸招引所謂物望昭著的賢人與好人到他們的隊伍裏去。不幸試驗的結果是一敗塗地，向之所謂賢人好人者一入仕途後幾與官僚政客軍閥成爲一丘之貉，有些固能急流勇退，有些患得患失的學者反推波助瀾，比壞人更無恥，更卑鄙，更醜惡。「好人」「賢人」於試驗後既被看穿，不但弄到學者從政的口號無人敢再倡，連學者本身亦幾成爲諷刺的對象，如一學者有人請傳他將作官，則被視爲一莫大污辱，他必設法洗辯，如竟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入仕，其身價地位必頓減低百倍，以致一般純潔虛靈的政客官僚於上台時也力辯「此來目的並非作官而在作事」。

三

北伐以後，學者爲大仕途的風氣仍未稍戢，直至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國民黨五中全會舉行後，形勢才有新的開展，政府對當時「開放政權」的答覆是延攬黨外人才參加政治。時 蔣委員長兼長行政院，對中樞人事作局部改組，學者蔣廷黻，翁文灝，周詒春諸先生被選聘爲行政院院務，自此政治上沉悶已久的僵局才算打開，風氣頓轉，隨之，學者專家多應邀請參加政府，披荊連茹，「伯樂一過冀北而馬羣遂空」，當時教育界頗引起教師缺乏的現象，致使青年學子叫苦不置。這自然是一個進步：第一，在現代國家中，政府事務日益擴大，政府活動在在與人民發生密切關係，這許多繁雜任務斷非普通官吏所能勝任，非有專家學者參加其中不足以言進趨國民，如今政府開誠邀請學者專家參加政府工作，正是國家走上現代化的反證。第二，學者專家一反傳統士人憤世忌俗獨善其身的名士習氣，以天下爲己任奮身參加政治，這足把代國家中的公民觀念漸導使國民普遍接受。第三，政府招攬黨外人才參加政治，這足反映政府有澄清政局的誠意與勇氣。二十多年來照性循環的政治能有這一新發展實屬難得。

學者從政的方式不外兩種：一種是擔任專有專責的行政官，一種是專責設計與研究責任的參事，參議和專員等。以我們現下的政治作

風來研究，這兩種學者從政的成績都未能達到理想的地步。原來學者從政可貴之處，當在他具有世界的眼光，現代政治的頭腦，對中國問題有正確的認識，且具有為國民信得住的人格道德，這幾個條件是努力於中國現代化的政治人物所必需的。無奈我國政治積弊太深，以致任政務官的學者之全部精力疲竭於舊書期會，任事務官者則窮年累月在「等因奉此」中疲困地兜着圈子。至於參事參議專員等官最大的功用恐怕還是在應酬士之道一方面者多。有人說這種應酬士的方式類似於「人才的凍結」，這種說法自難免有些過當，但適足以說明在這方面當局尚未會作到「才盡其用」的地步。

政府活動的實際情形如何，我們不妨錄一位會留心觀察這問題的學者的話以助我們去了解：

我們認為中國政治社會中一般人所能了解的政治，既不是討論決定國家根本政策的政治，也不是討論決定行政政策的政治，更不是鞏固政權爭取人民擁護的政治，尤不是秘密潛入敵人營壘分化敵人的政治。我們所能了解的只是狹義的，極端形式的，衙門化的行政。政府的會很多，使從政的人疲於奔命。在這些會裏，稍有經驗的人便知我們如果是開會來討論一個根本原則一定得不到結果，我們只能開會來討論一件具體的油印品，範圍愈狹則效率愈高。我們絕對不會開會而無油印品；我們的工作方式絕不是就某一件事件討論決定一個原則，一個方面，然後再叫別人根據這一個原則去擬定詳細條文。我們先得叫人擬好了條文再來討論，字斟句酌地討論，文字的爭辯較原則似乎重要得多。所以在我們的文牘中百分之九十九是一條一條的規程條例辦法綱要等等。所謂命令僅限於空洞的東西。

（見今日評論第四卷十二期陳之邁著中國的政治與行政）
陳先生還特別指出我國當前的政治特色兩點，一是討論決定國家根本政策機關之流為處理例行事務的機關，一是政務官之流為事務官。我們引這一段話目的是在說明在這種場合下學者從政頗難發揮其最大效能，政治改革如果只是局部的人事調整仍然是不夠的。

美國羅斯福總統所推行的新政和蘇聯推行的幾個五年計劃都是學者，專家們的功績，他們博識專技都能推衍為政府的政策實施出來。現下我國在學問上有成績的學者本不甚多，今出而從政，是否也能把博識專技推衍出新政來對當前問題之解決確有貢獻，我們自難明悉。但基於前述情況來推斷，今日從政的學者們用其所長的機會仍不多，如果說只憑一點官場常識或一點官場哲學來從政，那恐怕還趕不上「折獄」之老吏。一般在宦海浮沉多年的官吏在調處人事上在應付公事上都要比學者們來得練達，在洞悉官場中各種勢力之消長上他們比學者要強一等，在善乘此勢力之消長而上下其手的技術上更比學者高明百倍。因之有許多學者對傳統的政治生活日久之後即習以為常，有些則忘神於官場中各種勢力之消長更替，有些名位雖崇而苦於一官孤懸，雖想有所建樹，無奈掣肘者太多，致有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歎，學者從政應當是利用他們特具條件以影響到政治，如今所表現者實無別於長吏所為。所以，嚴格地說起來這還談不上學者從政。

四

學者從政的成績既屬如此，近幾年來引起了許多的懷疑與責難，以為在學術上本可有些成就的人却放棄了學術研究的工作，在政治上原來無甚辦法的人却紛紛擠入了仕途，結果落得學術政治兩敗俱傷。所以我們雖然在原則上不反對學者從政，而且還積極地贊同這原則，但在這原則本身上以為仍須詳加斟酌的衡量，庶幾可以達到學者從政的本來目的，這問題我們可分兩方面來討論：

第一：學者從政難期事功，其意結當在今日政治環境之未臻合理化，現下政府機構仍多疊床架屋之老態，駢冗機關依然健在，權責關係仍乏程序，文官制度仍未健全，官場風氣仍未臻良善，這都是政治環境未臻合理化的反證。按之常理，如一國政治環境不臻合理化，那一個國家內即不之有政治能力的人，其清靜活潑之力亦必被剝削被摧殘。處在這場合下，學者從政恐怕要變成人才的曠廢，縱有希世的才具，也少有從容發揮的餘地。新的政治作風一定要有相應的官治環境

，所以當局在這方面還要加倍地努力以求有所改善，最低限度要作到防止精力之浪費和疲困，以回復參加政府活動者清醒之力量！否則，可大有作為的學者，入仕途後仍難免落入「不遇福爾」之說。

專家在政治中的地位我們認為有特別提出討論的必要。所謂專家，是指對某一事物具有專精的知識或技術的學者而言，今日科學愈進步，專精知識或技術的範圍愈趨狹小，拾此即非其所知，更非其所長。國人近年來驚於專家政治之名，多視專家為萬能，結果專家一旦參加政治後立即變或要人，在政府中多身兼數職，在社會上到處都要找他出面撐場，結果難免淪為非專家而官僚化。我們務必要改換這種作風，變情專家與強行政效率之道當是善用其專精知識與技術。

至於負責研究設計等任務的專家的地位也值得再檢討，我們認為專家除負責研究設計以外，還應該賦以監督計劃實施的權力與責任，否則政府大可不必採用他們。

其次：學者在從政之後，仍然要保持學者的作風，要堅持合理的主張以影響政治，不苟且，不模稜，這是醫治軟骨病的官僚政治較為有效的方法。更應顧全大局，「局部的小惠或偶然的暫時的美行為」在個人未嘗不可視為一種德行美德，但這與學者從政的本意已相去千萬里了。政治的活動是具有機性的，如果以具有政治能力的長才終生困為下僚或僅備行小惠，那學者則將與官僚一樣成為可牛可馬的螺釘人物。

五

其實，除學者從政之一途外政府仍別有用學者的方式，學者仍別有報效國家發揮抱負的途徑，其功效未必從政來得大。政府如欲要學界主持某種研究工作或設計工作，儘可以委託與大學或專科學校進行，初不必用獨占或壟斷的方式把他們編入政府。社會上各種可有用的力量常需要權威學者來組織和領導來襄贊政府，譬如一個平日的領導與論的學者，一旦被政府聘為入仕後，輿論界將失去有力的領導者，這對社會對政府都是一個莫大的損失。

現下官場生活雖然有一種魔力存在，使投身其中者難免長倦而漸失去活力，從這一點來看，不強求學者作官恰是一種愛護保全之道。我們知道有許多政府領袖常以為引得一兩名學者才足以表示其愛才與論才，因之有許多論學足以垂青百世的學者常硬被編入官場去扮演各式各樣的角色，論其功用又大都不過伴食而已！

養士於朝的政府國務論過去已屬政體政治的因素，今日尤不可取。目前應一方面應確立民主政治中不可缺少的文官制度以澄清仕途，同時政府應具遠大眼光誠意協助士人自發於野。自發之道在發達社會事業及私人企業，使日夜奔競於仕途的士人轉而投入社會事業及私人企業。如果仍然使全國聰明才智之士悉集於官場，社會事業必無由發達。外國政治上的領袖人才大都是從社會事業中培植出來的，此與我國由官場社會中拔擢者迥異其趣，前者具有廣闊的眼光與雄偉的魄力這非轉於官場社會之官僚人物可比，如果我們能從社會事業來培植政治人才，將來政治風氣自有善化之一日。

就學者本身而言：在我國政治未走上憲政常軌之前，個人登庸自無不可，但以目前情勢言，對個人的進退出處仍不可有絲毫苟且。固然各人在政治上有些抱負時，儘可及時而進，但是學者仍儘有足夠自家迴旋自如的園地，如果能夠深切體味到敬業與樂業的道理，儘可在自家的園地中自由發展，這何嘗不是一位俯仰無愧的現代國民呢？過去一般熱中仕進的學者從政之後究有多少成績，局外人自無從知道，惟依前記各種客觀情勢來判斷，我們實不敢對他們有何奢望。今日社會事業各部門都需有眼光的領袖人才，下一代社會領袖人才的培育更不可荒忽，學者們在這方面發行的機會當較從政來得多。今天這樣到處都發生師資荒的現象長持下去，難免引起人才斷絕的危險，着眼於國家百年大計者常留意及此。

早在三十年以前，似乎就有人不勝感慨地叫著「智識份子的負重」之過重，其實今日因局之實何止百倍於三十年前呢？智識份子理當是時代的前驅，當時時以天下為己任，今日更不應退縮自憐，應有獨立創造新局面的勇氣和辦法，如仍如過去一樣地向空際虛處用功，恐不免徒貽笑於後人之說。

我們沒有歧路

樊星南

在這廣大自由的領土上，有不少的人在等待美軍飛機到來，軍人等待着武器到手，就可以反攻。資本家也已三五成羣地到機場上去迎接和他訂好了合同的技術專家，要人們迎接遷了居里，拉維摩爾，威爾基與英國議會訪華團，大概又在等待着專家，因為每一次專家蒞臨，總帶着些好音給我們。文化人（從大學教授一直到職業寫作家）似乎也在等，等得也相當急了，可是失望往往最大。因為我們和世界文化似乎隔絕了，不僅是湯姆生博士，拉斯基教授，凱因斯先生和我們久違了，連得最熟悉的杜威和羅素也不常聽見了。這不是中國所遭遇的文化危機嗎？

還有一批人在等着蘇聯飛機。飛機的國籍雖不同，但在這塊自由領土上的等待者的心裡却是一樣的。

不過到了今天，我們似乎應該有這樣一個打算，就是：「美國飛機永遠不會再來了」。這是一個非有不可的打算，也是不容我們沒有一個的打算。除非聽死，還想死裏求生的話，便得有這麼一個打算。這是最後的一個打算，未始不可說是山窮水絕的一個打算。但也是最先一個打算，因為這實在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打算。沒有這個打算，我們活着也勉強，有了這個打算，死的成分不一定比活的成分多！

或許是的，我們面前是一片漆黑。望遠是黑，望遠更是黑。就算這樣，我們仍得硬着頭皮，用自己的手，足，觸覺甚至前額去碰牆，去摸索，去踐踏。預備跌倒，更預備跌倒了爬起來。在這世界上似乎沒有外國人存着好心，像瞎子走路那樣，帶我們走上光明的道路。假如我們是瞎子了，那只有光明也等於沒有。但即使不是瞎子，依靠瞎子的人還不如倚靠他自己手中那根竹桿，沒有別的理由，只是因為那根竹桿是他自己手裏的竹桿。事實上我們也不能永遠做瞎子那樣，即使是在光明的路上，也得別人來攙扶。我們像燈火盞那樣，在黑暗中

已幫助自己。這或許是我們唯一的生路！我們應該有美國飛機永遠不再來的打算，一切只有靠我們自己。

「靠我們自己」似乎是老調重彈。不是早有人說過了嗎？中國有程，朱，陸，王，中國有劉仁執打敗過日本，甚至還有人舉出過諸葛的木牛……來。我們憑着過去的光榮，着實應該有自信。可是說這一種話的人，似乎忘記了我們口中念念有詞的都是屬於我們祖宗的一事實，而有問題待解決的則是我們自己。史的光榮不是推論到現實光榮的可靠前提，而且祖先的牌位也構不住飛機大炮。回想起百年來的恥辱，何嘗不是吃虧在滿廷王公大臣對祖宗餘孽，不肯自己發奮圖強的沒出息的念頭上。和外國交涉，一開口便是天朝上國，列祖列宗，當時的當事者以為祖宗的遺產便是主權的保障，過去的文化也是使外人屈膝。可是百年的事實證明了什麼？光榮只有對於手創光榮的人是光榮，光榮也只有對於光榮的當時說是光榮，即使是英雄的感覺亦必在當時隨着昌盛，才能賞鑑回想三代盛世的氣象。只有在現在過光榮生活的人，才能領略過去的光榮。否則本國史至能只能像掛在古城屋裏的古畫一樣，畫本身擋不住風雨不用說，而那些讀畫的人想在欣賞這張古畫中忘却當前餐風沐雨之苦，也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夢想。說到民族的光榮決不在悠長的影子般的過去，更不在迷茫雲霧般不可知的將來，而在此時此地此人的現象。現在能站得住，抓得緊，便是光榮；現在不能，即使是自己過去的光榮，也會被別人寫在他們的帳上。舉例說：我們若不能收復東北四省，在東北四省那塊地面上發生過的一切事情，將會變成日本民族開化史中的一頁資料。現在是過去和未來的傳點。只有有志志落魄的人才回國探親，夢想將來。覺得，便在此刻求得得意，操縱這一分一秒的現在和將來。這思想，古的傳點，是與後望天一樣的好無於事，一樣不能與我們生存。

樣使我們無法光榮起來。民族自信力不在這般醜惡的過去，而在從那荆棘重重的現實。假使我們不懂得這點，還要呼喚風般的拾祖先的牌位，擺破落戶的架子，那末我們合該受敵人蹂躪，合該被下一代讀歷史的人當作悲劇主角那樣愚弔。

其實這點道理，李鴻章早已懂得透徹。所以他一方面是經辦喪權辱國外交的倒饞鬼，另一方面却是力求振奮的中興功臣；在國內，他是提倡洋務的中心人物，在外國也大大地做過一番「圖縱橫的外交事業。他向沒有靠祖宗的念頭，而一心一意要「以夷制夷」。當他祝賀俄皇加冕回來時，帶回了十年內境內無事的安慰。但是會幾何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日俄戰爭的結果以暴易暴，吃虧的不是俄國而是中國。（在這裏，我們絲毫沒有一些責難李鴻章個人的意思，反之，我們倒很崇敬他謀國的一番苦心。）以後的我們，一直到七七事變為止，始終在列強的「均勢」下討生活，雖然均勢，那「庚子」，「五九」，「五卅」，「五三」，「九一八」和「一二八」還是接連地摧殘着我們這弱不禁風的軀體。甚至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前夕，我們的生命還懸在別人手裏。中華民族所要求的原是堂堂正正的獨立生存，但從李鴻章以後，我們只拾得了均勢下的一點點餘燼。千鈞一髮，天天在驚濤駭浪中討生活，祖宗固不可靠，外國人的慈悲又何嘗可靠？我們今天如果眼巴巴的等着人家的飛機來「接濟」我們，其局度實比李鴻章的還小，這實在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或許有人說我們輕視外交。在我們看來，外交原是國力的總和，一分國力，一分外交，沒有國力，談不上外交。外交原以平等為原則，在不平等的局面下談外交，不是吃人家的殘餘，便是「賣血求肉」。而在現實主義當道的國際環境下，吃人家一點點殘餘，得付兩三倍的重價。因此，弱國的外交，除了賣血求肉外，更無別的意義了。說不定在必要時，人家還看中了你那塊肉去補別處的創的。再看戰前的柏克，何等活躍，何等驕傲，但是這次大戰中，究何放於波蘭的敗亡。我們何忍責備李鴻章這人物的「遺孤」，我們不能不同情他的孤掌難鳴。日本人自稱甲午之戰是日本一國與李鴻章一人戰，就李鴻章

，母等是光榮，但就中華民族說，不能說不是侮辱。

順便也可一說「文化交流」的大問題。文化交流，原待自家有東西和人家去「交」，若一味仰承人家交流來，那便是文化滅亡，說不上文化交流。只看個人間的交誼，基礎在於平等。平等包含平等的權利和平等的義務兩方面，若有取無予，或有予無取，勢非淪為主奴的關係不可。個人如此，國家何獨不然？所以在國際間要取得平等的地位，自己先得具備平等的資格，要具備平等的資格便非盡平等的義務不可。或許有人以為我們從「九一八」以來，對國際間的義務已屬不少，因此今天我們有權利向同盟國要求權利。我們未始不可承認這點。但承認這點，只有加強我們享受權利必盡義務的認識，所以我們如要享更多的權利，必要盡更多的義務。那一天我們停止了我們的義務，那一天我們喪失了我們的權利。歸根結底，我們與其空費等待的時間，我們何不找些事做呢？擺在我們說前的事不是夠多了嗎？萬一這些事由下飛機的外國人代理，那末這一份權利勢必也歸外國人去享受。因果不爽，無法倖免。將來的權益，是建築在現在的基礎上的。或許又有人說我們是讓和國意識。讓和國意識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求生存的意識，一方面是靠天保佑的意識。求生存的意識，誰都無法反對，以當時洋大人的淫威，如果還有一些人性的話，沒有不奮然而起的。不過今天的我們究竟和當時的義和團不相同了，至少我們不想求助於大師兄，二師兄。我們已充分認識了刀來槍撞，水來土掩的道理。可是我們如果一味伸着頸子仰望美國飛機，那末不但在心理上，就在形態上，也和義和團相差不遠了。我們雖不想托庇於天的大師兄二師兄，我們心中還有對於地上的大師兄二師兄所存的一份幻想，天上地下雖不同，但其為幻想則一。

我們不是爭自由嗎？要爭自由，便得有爭自由的意志。一個沒有自由意志的人根本不配有自由。我們說小孩沒有自由，倒不是大人不讓小孩自由，實在是那小孩子無法自由。我們如如果讓小孩自由，絆倒了爬不起，嗚嗚的哭，還是待大人把他扶起來；大人扶了他起來，再也不耐煩讓他自己走，索性拖了他走。今天的我們，如果等待人家

來抱走，那末戰事結果，盟國老大哥便會說：「喂，小弟弟，慢慢來，還是讓我扶着你做，你還不能走。」那時要讓獨立自主，誰都不理會。本來自由就在自由行為中取得，靠天靠別人，表示自己自由能力是缺乏，所以盟國領導下的民族自由解放運動勢必失敗。因為他們沒有發現他們的自由能力。

或許有人根據國際互助的原則，說我們的話在意識上不健全，有義義民族主義的色彩。那末我們似乎先要分別互助與合作之不同。合作是合作的雙方都有需要，所以在客觀上，有非合作不可的形勢。至於互助則出於雙方的好意，或道義上的感情，並無必然的形勢。合作以共同利害為基礎，所以其收效是有把握的。互助以國際道德為基礎，因而其收效是難外的。國際互助乾脆地說是可望而不可必的事。只有自己有獨立自由的把握，才不動作國際互助的打算。若把民族命運完全寄託在這一點上，歷史上沒有過先例。彭彭來來，我們似乎更應該有美國飛機永遠不再來的打算。

其實，國際互助，以博愛的人生哲學為基礎。博愛原是與自由，平等並列為法國革命之三大口號，而其淵源當溯至希臘後期苦行學派之學說。經基督教的宣揚，博愛乃成為動人的一個口號。可是苦行學派的會社背景是奴隸階級。希臘時代曾經有一個故事，說一個奴隸被他的主人扭折了腳，那個奴隸在被扭的當時，忍受着痛苦，不叫饒也不叫罵，只是說請你扭，再扭，再扭。這種吃虧精神和後來基督教中所宣傳的別人撞你的右頰，你把左頰給他打以及愛你的仇人像愛你的親人一樣教義，竟合而為博愛之說。這種博愛之說，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有的人說這是一種柔道的處世術，其目的在刺激對方的良心。有的人說這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好像強盜來搶，無法抵抗，請他搶一個飽，他自然會走的。有的人像尼采以至希特勒就直捷斥之謂奴隸的道德。在他們看來只有奴才才講博愛，強者從來不講這一套。我們且不論博愛兩字可作什麼解釋，但博愛思想在西方以奴隸階級為背景，即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就一般的西洋人講，他們講博愛，但他們更講自立。他們最看得起的是自立的人。最看不起的是伸出

雙手要做的人，因此在西洋乞丐討錢也往往以做小生意為招牌，很少直接向人家要錢。或許有人以為這種處世態度太現實，但這種處世態度確是標準的西洋作風，並且有其濃厚的教育和歷史背景。

別的不說，以英美兩國為例。英國的教育，從來以公立學校為骨幹，而所謂公立學校者實是一種私立學校。這種私立學校的教育宗旨是養成英國的統治階級，即所謂上等人士。上等人士是一個無法定義的名字。但其處世之道則可以「打脫牙齒和血吞」一語再說。一二語包括之。前者指他吃了虧不喊冤，也不叫饒，後者指以新管肚，自力更生之氣。英國的政治，雖稱保守的政治，但也是最尊重個性發展的政治。他們不大看得起社會主義，因為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會造成只吃飯不作事的懶鬼。可是他們儘量供給人家以自由發展的機會。他們這種作風在殖民政策上表現的最明顯。英國政府自始沒有一個網羅萬眾的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往往以私人的冒險活動或經商活動開展到了相當時期才由政府出面收管。而英國的外交政策也最現實，牠決不出面領導國際的義舉，但只要有一方面表示自己有辦法，英國政府往往不橫加阻撓。這固然由於其以列強均勢為外交信條，但在另一方面，也是其當政者的性格使然。因為他們的當政者都是受着尊重個性，蔑視傳統的傳統教養的影響的。

再以美國為例，美國是一個商人式的國家，商人不免有同業，同業之間有「公議」也有競爭。在「公議」範圍之內，商人是不會有憐愍心腸的。即以此次戰事而論，以英美關係如此之深，所有租借都有附條件的。即使是被軍艦巡邏得以代管海軍根據地為交換條件。就某一方面來看，這種行為好像不近人情，過於刻薄。就另一方面來看，這也未始不是尊重對方人格的表示。做人而至於只知伸手向人要錢，也算完了。美國人這種心境實在也有他的社會背景。因為在美國獨立後不久，那「西部運動」一日千里。所謂西部運動者便是窮措大進了，自己雙手去開闢西部。因此運動有不少窮措大，積數十年努力，居然白手起家，所以在美國人看來，世界這樣大，到處可有飯吃，若非自己不努力，何至伸手向人家要錢。這種心理可說是美國人的民族心理

，在這種民族心理支配下的外交，當然以現來現往相尚，而所謂個人主義者，也以此為出發點。一個人應當自己顧自己，因為每個人也會自己顧自己，這是他們的倫理邏輯。

知道了我們的盟友的民族心理，可見我們提出美國飛機永遠不會再來了口號，不但無妨於邦交，抑且有利於邦交。只要我們自己努力，有獨立作戰的決心，有堅忍不拔的表現，人家決不再以救濟的方式來「接濟」，而將以合作的方式來講交情了。只看此次中英中美新約便是一個例。這兩張新約決不自友邦的好意，實出於我們五年來的血，淚，汗。但五年來的血，淚，汗，只是換得一張條約，至於這張條約而實得的實際利益，還待我們自己繼續用血，淚，汗來爭取。擺在我們眼前的，便是那幾處租界待我們自己去收復。

是的，我們的前途，非常困難。重工業的基礎還極薄弱，科學還無法自立，不過重工業總得有一天建立起來的。科學也總得有一天要自主的。我們為什麼不在今天就開始做起，一定要等戰後！我們說建立重工業，決不希望今天立刻就有英美式的富麗堂皇的設備。我們說科學自主，決不希望今天就有愛因斯坦式的人物出現，不是的。我們所要求的只是幹！自己幹！自己動手幹！假使我們的目的只在於英美式的設備，問題不太多，戰事總有一天停止，那時讓外國人代替我

們裝飾一下就有了。假使我們的目的，只在於愛因斯坦式的人物，也很簡單，只須重金請購便是。不，我們需要的是自己我們一手一腳的東西。這些東西，雖是粗重樸陋，但這東西總我們的成績。只要我們有了自己的東西，那末從粗重到精緻，從樸陋到細緻，十年廿年的工夫地了。我們也需要自己編寫出來的科學，這種科學，決不是別的科學，就是流行的科學，但是我們自己想出來的。因此也可稱之謂民族科學。以學術的內容說，哲學，科學，文學都是人類的貢獻，無國界之可言。但以學術的獲得過程說，有英國的科學，法國的科學，中國的科學。正像有英國的文學，德國的文學，中國的文學一樣。

是的，我們今天在爭取的是自由和平等。不過我們總要有獨立爭取的準備，這種準備，不出於妄自尊大抬祖宗牌位的心理，而是出於胼手胝足流血流汗的決心，獨立是自由和平等的洗滌條件。其實獨立的行為，就是自由的表現平等的基礎。不獨立，決無所謂自由和平等。獨立了，有自由有平等，更有光榮。

我們要求自由，平等，我們更要求光榮的獨立。自由和平等，就在光榮和獨立中！
我們沒有歧路！

歡 迎
批 評
訂 閱
交 換
投 稿

慧小 姐

汪素手

慧小姐同她的婆婆失和了好幾年了，那怕只爲了針杪那麼大小的一點事體，她們也會吵過三天兩夜還不肯罷休的。

剛才，慧小姐又同婆婆拌了一場嘴。

晚飯時候，哥哥從城裏帶回一條鮮鯉魚，送到四州之後，吃魚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她到廚房去，把牠煮好了拿到餐桌上來，高興與的拈了一小片肚皮肉，送進她喜愛的兩歲零三個月的小姪女兒的嘴裏，等她記起來沒有把魚刺理去的時候，那孩子已經噙着小嘴哭起來了，舉起兩隻小手焦急地

抓着喉管。

慧小姐心裏發慌了，連忙把孩子抱到懷裏來，孩子嚇嚇，臉皮漲得通紅的，她拿一隻手到孩子背脊上拍着，哥哥瞪大眼睛含着熱意的眼睛，擱子丟去了手裏的碗筷，一把從她懷裏將孩子奪過去，唧噥道：

「什麼吃不得，偏要把魚她吃，噎死了，看算那一個的！莫哭，我的兒，可憐，……」

慧小姐感覺得很難受，沒有想到一番好意竟弄出這樣的結果來

「這怎麼得了呢！說又說我許多，小孩子

原不結事，大人也不懂事麼？兩歲的孩子，把魚她吃，刺也不理出來，這不分明是有意要害她？大人有天的仇怨，干孩子什麼事？這樣壞良心，？！天在頭上——」

嫂子一面灌孩子的湯，一面生氣的嚷着，每一句話都帶着銳利的刺，刺痛着慧小姐的心。一股熊熊的火，熱得慧小姐全身的血液都沸騰了，她再也壓制不下她的憤怒了。

「嫂子，你不要出口就傷人，說話要把良心放正說。我把魚給孩子吃，是一片好心，這倒反成了惡意！以後——」

「人家有什麼好心，我從來沒有見過人家的好心！良心放正，我的良心比那個都正！哼！要不是我良心正，怕有人早讀不成書了哪！」

「我是用哥哥的錢讀書，不干別人的事！爸爸死的時候怎麼說的？媽媽死的時候又怎麼說的？那個敢不讓我讀書不成！」

「哼！人家連哥哥也沒有放在眼裏哩！」

「要吵嘴跟我滾出去吵！有三頓飽飯吃，簡直就不安分！」

哥哥把筷子往桌上一擡，眼睛狠狠的瞪着慧小姐咆哮起來，暴怒的聲音響得矮朽的堂屋直發抖。慧小姐又氣又嚇，忍着眼淚離開飯桌，很想躲到房裏去裝着被頭痛哭一場，但是她沒有自己的臥室，自從去年媽媽去世之後，她被哥哥強迫着住到一間房子裏來，媽媽那一間退給了房主人，現在被一對新夫婦住着。她只得信脚走出屋子，忽然想起來死去的媽

媽，便來到媽媽的坟前，看看乾了的一堆黃土。想起土底下長眠着的親人，悲痛的感情越加猛烈地襲擊到她是創傷的心上，眼淚便如泉湧地迸了出來，一會，她在坟前哭倒了。

晚秋的黄昏，帶着淒厲的鴉叫，在用膳間，在山丘上踽踽着。接着從陰沉的天空裏抖開了一件無邊寬大的夜的屍衣，黃昏漸漸地裹進到這屍衣裏去，田野，山丘，村舍，……模糊起來，終於沉沒到茫茫的夜之海了。

夜風用冷浸浸的嘴唇，不時地吻着慧小姐的臉劇烈的情感燃燒得發熱了的臉孔，颯野裏奏起了凄清幽怨的虫聲慧小姐的熱度漸漸減退下來，充塞在腦裏的沸騰的昏雲迷霧也消散開去了。

她張開淚溼的眼睛意識到自己是孤單的猶在這一片荒僻的坟地裏面，不覺在內心攪進了深刻的恐懼，每一陣風在叢草裏，在灌木中發出來的細微的聲響，都使得她全身的毛髮抖抖地倒豎起來。她跳起來，在夜色的朦朧中，找到了回家的路，放大步往回走，在她的眼前，有時忽然跳出一個高大漢子，像是預先埋伏那裏等候她，伸出粗大的手臂來抓她，她俯得心往口裏跳，身子支持不穩，幾乎要掙倒了，但立刻她又看清楚了那高大漢子乃是一顆樹，或是農人堆在田上的稻草。她害怕得全身發抖，那包圍着她的黑黝黝的看不透的隱身的夜，在她的意識裏，似乎隨時會跳出一個鬼怪，或是一個兇徒，……她越想越害怕，鼓起全身的力量加速步伐，半里的路程，在她似乎是無

窮的透透，等到昏頭亂竄的跑進了村口，只見窗子裏射出來一片明耀的燈光，她的心才開始平靜下來，有些輕鬆苦悅的感覺。

門口沒有人，狗也沒有動靜，她悄悄的上台階，門開得不怎麼嚴，顯然沒有上門，但忽然有一個念頭抓住了她，使她不願意立刻走進門去，她覺得剛才的事，原算不了什麼，爲什麼要氣到那種樣子？哥哥輕易難得回一次家，天天在城裏冒着轟炸的危險，過着辛苦的生活，回家來應該讓他得到一點快樂，那樣他精神上也會有一點安慰，嫂嫂雖然有一千個不是，她原是無知識的女子，我怎麼也和一般見識呢？這大吵嘴，無論如何是自己的不是。哥哥罵了兩句，哥哥不是外人，那都不應該計較。況且哥哥平素是很疼愛的，近來物價這般飛漲，賺的薪水不夠家裏的開銷，他心裏自然焦急，待我沒有從前那末關切，無憂的是由於他心裏事多，決不是改變了對妹妹的態度。想到這裏，她反覺得不安起來了，已不得走到哥哥面前認錯，請求原諒，可是她又怕因此長了嫂子的威風，日後又拿這樁事做奚落她的材料，於是，她在門前躊躇起來了。

房裏嫂嫂正在說話，聲音不高，但慧小姐被這聲音所吸引，輕輕地渡到窗台下面來，耳朵貼在牆上，於是房裏的話語便清晰地傳到她耳裏了。

「唉！只有這一個妹妹，由她一點，免得旁人說閒話。」

這是哥哥的聲音，她心裏很歡喜，哥哥倒

「又是由她，我那樣沒有話說過？你那全院子的人說。她說了幾句書，就沒有把我們這些人放在眼裏。你看她的脾氣多大啊，你剛才說了她一句，跑到如今還不回來呢，我求求你，你愛妹妹，我只有喜歡的分，大家落落好名；不過，請你送她到學校去住，我侍候不了她。」

嫂子的話停頓下來，似乎是等待哥哥的回答，但是，哥哥默不作聲，一分鐘之後，嫂子的話又響起來了。

「你說可不可以啦？她住到學校裏去，她也自由，我也省得嘔氣。唉！這幾年我那裏是過日子，簡直是活受罪。你聽我快活幾天吧，到你們家，先是受公婆的氣，如今又受妹妹的氣，這一輩子就出不了頭！」

「上學校住，那要花多少錢？嘴裏說：倒容易，拿錢的時候，除非你去變命。我可沒有法子想。」

「沒有法子想，就讓人家做受氣的胡塗呀！你在家裏住幾天看看你受得了受不了。她一時是交練習啦，一時又是放書啦，只有她忙別人都沒有事，飯做不出來，請她生個爐子，她連理都不理。每天人家做得現成的她吃了喝了一屁股到書席上去，或者書包往手上一掛，兩步跑出了門，這還算我的運氣哩；有的時候，又是嫌飯燒得不好，又是嫌菜做得不好，挑七檢八，那樣子才叫人難受……」

「天哪！這是多麼冤枉的事啊！」慧小姐

「她要是這樣不安分，那末，書也不必讀，我替她說個人家，做少奶奶去好了，要享福儘管享她的。好在她在生得體面，找一門好親事，是不成問題的。我們的主任，會見過她幾次，對她很有意思呢！前天還託同事的向我表示過，我因爲主任那位鄉下太太沒有離婚，聽說實際上不礙事，名譽上多少有點不好聽，所以還沒有明白答復。既然這樣，就把她許給我們的主任吧？這對於我倒也有些好處。」

哥哥的話，每個字都像一把鼓槌，撞着她

的耳鼓，耳朵裏響起了雷鳴，嫂嫂的話，她已聽不見了。她萬萬想不到嫂子竟有那麼大的魔力，使哥哥完全聽信了她；哥哥居然起了這樣卑劣的念頭，把自己的親妹妹送給上司做姨太太。她耳裏不斷的響着這許多字：「……聽……好親事……主任……有意思……託同事……鄉下太太……」

不礙事：許給：有些好處。她的心的被嫂子的
險險和哥哥的卑劣激惱了，她虎虎地衝到門口
，決定去問問嫂嫂。不過，她的脚步忽
然又在門前停止下來，她的心是塊燒熱了的煤
炭，想燒燬眼前的一切，可是，有一個念頭蓋
住了她。她考慮到自己的將來，無論如何，目
前是不便同哥哥決裂，哥哥的話，也許是氣頭
上隨口說：的萬一認真起來也只能用軟的方法
，把事情拖延下去，拖到高中畢業就好了，好
在明年暑假就要畢業，時間並不怎麼長。

慧小姐呆在門前，她的意識沉溺在各種的
考慮裏，直到房內傳出來一陣孩子的號哭聲，
她才清醒過來，她聽出這是小娃女兒的哭聲，
哥哥上床去把她驚醒了。她知道對嫂的談話已
經結束了，於是推開門走了進去。哥哥果然躺
在被裏，嫂嫂坐在床沿上照料孩子撒尿，嫂嫂
瞪了她一眼，罵手裏的孩子道：「鬼雜種，不
安分的東西，什麼時候了，還不睡覺！」慧小
姐許是太疲倦了吧，心事雖然多，但是，倒在
床上不多久就入了夢。她夢見媽媽來安慰她，
溫和地撫着她的額角，又拂理着她的青色的頭
髮，從手裏拿出一個小紙包，說道，「我的心
肝呀！你太委屈了，你的心受了傷了，讓我把
這包藥給你敷上罷，你就會好起來的。」慧小
姐想倒在媽媽懷裏痛哭一場，讓心頭的委屈化
成悲哀的淚水淌個乾淨，然而媽媽卻沒有來抱
住她，拉着拐杖竟自轉身走了。她想上前去拉
住媽媽，然而身子好似被什麼東西綁住，手脚
動彈不得，她掙扎着，於是醒了過來，遍身倚

着大粒的汗滴。她翻了一下身子，隨後就又走
到夢境裏去了。

第二天，她比哥哥起來得早一點，洗過臉
，照了照鏡子，把蓬鬆的頭髮理順，臉上薄薄
的抹上一層雪花膏，她看看自己黑白分明靈活
秀麗的眼睛，白裏透紅的豐潤的臉頰，潤潤的
眉毛，安靜的嘴脣，不覺起了自愛自憐之感。
他想領有這份美麗的人兒，正不知道要在這世
界上經歷多麼兇惡的命運啊！

她爲了避開哥哥的談論，匆匆地走到學校
去了。學校同她的家相隔只有兩里遠，翻過兩
個小山崗就可以望見，往日逢星期天，她也常
到學校去玩，不過，在學校裏面，她並沒有很
多的朋友，她的性情喜歡靜，不容易同別人合
得上來。她的真正好朋友，只有吳曉雲小姐，
這是一位同她性情相近，而且在武昌同住過兩
年初中的人。慧小姐在寢室裏找着了，她正
在打絨線掛子，慧小姐把她邀到寢室靠背的山
谷裏，四圍望望沒有別的同學，慧小姐開始悲
哀地把昨天發生的事告訴她的朋友。

「那主任叫什麼名字？」

吳曉雲自然很同情慧小姐的不幸；不過，
她覺得那位主任假如不是壞東西，僅僅是家裏
還有一位太太，這件事也未嘗不可以致慮。
她有一位有錢的丈夫，不是沒有好處，至少靠他
供給上大學是不成問題的。

「你問他的姓名幹什麼？你心裏是怎麼想
的？」慧小姐有點不高興了。

「我不過隨便問問罷了。人家也沒有得罪

你，問一下他的名字，怎麼就惹你生氣？」

「我的小姐，假如你看見過那個怪物，你
就明白我生氣的理由了。年紀至少有四十歲，
那還不去說他，兩隻老鼠眼睛，看人的時候，
一隻往左邊跑，一隻往右邊跑，你說那樣子像
一個什麼？最使人作嘔的，是他的那個鼻子，
活像一個魚鰓堆在平板的臉上，說起話來，
鼻翼同眼臉爭着動作，看樣子，鼻孔比舌頭還
忙咧！……不識趣的東西，居然打我的主意，
有幾個臭錢就嚇住了人不成！見他的鬼！」
吳曉雲看着慧小姐一臉的氣憤，她的話有
些惹人發笑，却不好意思笑出來；而且，吳曉
雲的心，逐漸地同慧小姐的心共鳴着了。

「哦！原來是這樣個人，你的哥哥未免太
不應該！」

「他只管自己往上爬，犧牲了別人算什麼
？人都是這樣自私自利的。我如今全看透了。

兩個朋友同時低垂了頭，心頭舉起了無名
的感傷，沉默了好一會，吳曉雲才嘆了口氣，
說道：

「人生沒意思得很呀！」

「我早就這樣想過，你看，人一長大了，
那裏還有你如意的時候？我常常想：與其活着
這麼麻煩，倒不如死了乾淨。去年媽媽死去
的時候，我就起了死的念頭，偏偏自己沒有這
勇氣，到現在自己還沒有死掉。我恨自己的怯
懦，簡直是一種罪過！」

「也不要這末決絕，雖說人生沒有什麼大

人從側裏走了出來，慧小姐認識是房東的僱工

老楊，老楊惱怒地瞪了慧小姐一眼，手抓了一

把枯草，就徑直走到田溝去洗他身上的髒污去

了。慧小姐回過頭去，看見那位新婦正在這房

東家的孩子玩，嫂子沒有在門口，她才把心放

下，等着老楊走開之後，她立刻去收拾馬桶，

把剩菜倒掉，拿到水裏去洗了一番，當她噴了

一口長氣，提着馬桶回到房來的時候，嫂嫂那

張冷酷的面孔上，又現出了嘲笑的神氣。

「哼！到底是讀書的小姐，做不慣這些事

，我差一點沒到毛廁裏來，看看你是不是掉到

毛坑裏去死了呢！」

「不要這樣挖苦人」。慧小姐只淡淡的說

了一句，把馬桶放到原來位置，就走到堂屋來

了。

她正想溫習數學，這兩天學校要舉行月致

。不料嫂嫂又在裏面發脾氣。大聲喊叫起來。

「還有臉說我挖苦人，個個桶都不會，書

讀不了，不還是無用！滿桶子弄得這樣水淋

淋的，你來坐上去試試看。人家是用一把刷巴

，留一瓢水，就洗得乾乾淨淨。你們讀書人大

概是要顯聰明出新花樣，攪成這樣個光景，曉

得是這樣，真不該發你的神！」

慧小姐的眼睛從書上移開了，想不到又有

這一場氣受，她咬緊牙根，拚命地不讓自己發

火，聽憑嫂嫂鬧。這以後，倒馬桶的事，她

總算會做了；而且這件事，也就變成了她分內

的工作。馬桶放在慧小姐的床頭間，裝滿了，

糞渣尿水淌到地上來了，嫂子老是一個不管橫

豎閒話，鬧臭的不是她。

慧小姐一天天的陷進了女用人的境地。她

不但要燒茶煮飯，要收拾屋子，要料理各種雜

務，並且還得照料兩個娃兒。嫂嫂白天夜裏

光同人家接麻糍，贏了錢，就買肉來燉，娘女

三個吃得笑哈哈。輸了錢，可不得了，大的幾

巴掌，小的幾耳光，怨天恨地，打東罵西，慧

小姐自然也免不了挨上幾句。譬如慧小姐瞧着

孩子無緣無故被打哭了，便去替孩子擦眼淚，

牽她出去去玩，嫂嫂就衝過來把孩子奪了回去

。「不干人家的事，跟我少管點。哼！若是慧

小姐不去招呼孩子呢？嫂嫂又有話說：「孩子

這般哭，人氣也也不理一下，怕是只聽眼瞇了

吧！」

慧小姐天天管着「左右做人難」的苦味。

當她從學校回來，瞧着扔在椅子上的髒衣服，

瞧着地上的雞糞，瞧着無人照應的小孩，……

她的心就沉了下去。她默默地做着各項家務，

有時候她覺得自己太可憐了，媽媽如果在世，

不知道要如何的心痛，她是不會饒過嫂嫂的！

就算我是你嫂嫂的用人，沒有物質的報酬，也

當有些精神上的安慰，有對待用人像嫂嫂對待

我這般刻薄的麼？我整天不是這事就是那事，

連孩子都是我照料大半，書就攔得不少，這樣

，不但沒有人來填我的情，反而還給我受不完

的氣。這難道是合理的麼？我為什麼要死死的

呆在家裏？高中不畢業又有什麼了不得，這

種生活，一天也是難挨的，與其這樣的折磨，還

還不如不活的好，忍氣吞聲，像皮鞭下面的罪

犯，有什麼意思啊！慧小姐想到這裏，又是氣

憤！又是傷心！她抱怨自己的懦弱，這懦弱把

自己埋葬在屈辱的污濁裏面，要脫出來，今天

很難的了！她發覺自己當初打錯了主意，以

為讓着嫂嫂一點，就能夠和好起來，相安無事

；誰知道嫂嫂覺得寸進尺，一步步地把自己降

服到了這步田地。忍氣吞聲了習慣，如今這反抗

的勇氣也鼓不起来了！她想着自己！首先自己

已！已！不特立強在輪風上一騰躍死！不進，她

轉過念頭來，覺得她的委屈也未嘗多麼苦難

。這豈不是自己哥哥的家麼？這兩個孩子不是

哥哥的孩子麼？你請說：「不看淚面不拂面」

，哥哥待我並沒有苦氣，那敢拿長子與長媳過

那種沒良心的話，到底沒有認真，哥哥是可愛

的，是應該愛的。嫂嫂不好，我不原能維持家

，料理他的孩子，這才對得起哥哥，也對得

起自己。慧小姐在生計苦悶中，常常用這種

想法來做自己的鼓勵和安慰。於是，日子便像

那嘉陵江的浪花，一個推着一個平平緩緩的流

去了。

到了寒假，吳曉雲把她邀到家家去玩，她

在吳家快樂的住了兩個禮拜。回家是那天下

，恰恰是星期五，哥哥也回到了家裏。她招呼了

哥哥，想到房去靜靜的休息一會，但是，哥哥

把她喊住了。

「慧，你進來，我有話要同你談談。」

哥哥的鼻樑上摘下近光眼鏡來，指了指，

然後又架了上去。然後才慢吞吞的說：

「你今年二十二歲了，我該沒有配錯吧？」

「是的，哥哥，你一點也沒有記錯。」
 「我看你大概不想讀書了，是嗎？」
 慧小姐聽出話裏有文章，滿臉惶惑然而仍舊保持平靜的語調回答道：

「哥哥這是從何說起的？」

「我是從這說起的，你自己看去吧。」

哥哥從大衣口袋裏掏出七中學送來的一件通知，裏面附有的小姐的成績單一紙，慧小姐忙接過來看，她心裏的疑團消失了。

「哥哥請你相信，我是很用功讀書的。」

「相信你，我向來相信你。你既然用功，為什麼成績弄成這個樣子？英文也不及格，數學也不及格！這是什麼緣故？」

「那：那：那因為：」慧小姐結結巴巴的不出話來，嫂嫂在向地翻眼睛。

「那，那，那些什麼！我知道了，你早就想讀書。自然，女子唸不唸書沒有什麼大關係。唸到大學畢業又怎樣？留學外國又怎樣？還不是嫁個丈夫就完事？」

「哥哥！」

「你聽我說，讀書也是一件苦事，大學你自然不願意唸，我也供給不起，那末，高中畢業不畢業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我現在已經替你找好了一個人家，不如早些配了人吧。這人家可比我們闊得多啦，照說是高攀不上的，他是本郵局的親戚是我的頭頭上呢！輪地位，一個銀行會計股的主仔，還錯麼？論錢他的家

私有好幾百萬哪。」哥哥說得滿口，臉上顯露着羨慕之色。「他所以肯降低身分，和我們這樣的人家做親，一方面是他看中了你，再一方面也是我這個做哥哥的爲人行事得他的喜歡。你結婚之後，有洋房子住，有漂亮衣服穿，有珍貴的東西吃，有汽車坐，有電影看，出進有人侍候，到那裏都受人家的尊敬，你做闊太太了，不再過家裏這樣寒酸的日子了。」

「哥哥，我請求你不要說了吧。我只願意在家裏跟着你們受苦，不願去享那種闊人的福。」慧小姐的聲音發抖，嘴脣抽搐着，眼睛已經通紅，掉下淚來了。

「傻丫頭，哥哥難道可以終身依靠嗎？」嫂嫂也插嘴進來了，擺出惡毒的樣子說道：「妹妹，哥哥是真心爲你想，你就答應了吧。你看你是多麼愛哭啊！有什麼難過的，要是捨不得家，常常回來看看，好在只隔這一點遠，來回很容易。快答應了吧，做哥哥的好替你辦事呢。」

「有什麼可哭的，女子生成是人家的人，長大總是要出嫁的。」

慧小姐的頭低垂下來，眼淚不斷的滾到地上，臉色然而發青漸漸變成了蒼白。他心裏亂了一陣，但是，她覺得要來的事已經來了，沒有什麼可怕的，心鏡又慢慢的恢復了鎮定，說話的勇氣也提起來了。

「哥哥和嫂嫂的好意我不是不知道。」

「這就對了啦。」

「不過，請你們容我說說我的意見。」
 「你的意見怎樣？」
 「第一，高中不畢業我決不結婚，第二，對象要由我自己選擇。」

「這是胡說。老實告訴你，女人不在資格的高低，而是要看地是不是美麗，是不是有德性。你爲什麼死守着高中畢業呢？你的對象由你選擇，難道做哥哥的還外你不成。哥哥比你多吃了幾年飯，見的人也比你多，恐怕比你多會選一點罷？不要相信什麼自由戀愛，你看多少自由戀愛的人，結婚不到三天功夫，斷以鬧離婚，而且吃虧的照例是女子方面。老老實實的由我作主罷，決不會錯事的。」

「是呀！天下有哥哥不想自己的妹妹好的麼？」

「我如果不是想妹妹將來過得好，我才懶得操這份心哩！」

妹妹是知書識理的人，不像我做嫂子的又蠢又傻。我也懂得哥哥這番好意，你妹妹是更能够懂得呀！你應當主任太太，穿綉綉的，多闊氣。那時候，見了我這個窮嫂子的，怕連用眼角珠也不睨一下呢。」

嫂嫂的推波助瀾，特別引起慧小姐的難堪和痛苦。她覺得今天這件事，不成問題，又是嫂嫂挑起來的。嫂嫂不過是想起少奶奶忘我妨礙她，其實，這幾月裏頭，她鬧要，打牌，同不相干的女人在一起，我並沒有說半句話。我自己早就知足了，媽媽去世兄妹之情究竟沒有夫妻之情深，對於家事我還能有什麼辦法？

「這就對了啦。」

爲了完成高中的學業，我才呆在家裏處，忍氣吞聲，……

慧小姐想着她的心事，哥哥同嫂嫂以爲她是默認了，嫂嫂說道：

你看，她是願意了，不過有點害羞所以不開口。」

慧小姐聽到這話，猛然抬起頭來，眼睛暴怒地直瞪着她的嫂嫂的長臉，半天，才喊出了一句話：

「你願意！」

「怎麼？你還是不願意麼？」哥哥覺得失望臉上很不快的樣子，嫂嫂可氣得嚷起來了。

「我願意，這是人說的話麼？人家好心好意的勸你，你反而要臭脾氣，誰是你受氣的葫蘆不成！你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和我們這些人不相干！哼！越叫姑娘越添水，怕是這些人有什麼好處得吧！見你的鬼……」

嫂嫂邊嚷着，邊走到臥房裏去了，從房中又折到門口來喊她的丈夫。

「進來，不識好歹的人，同他沒什麼說頭！」

堂屋裏一片寂靜，只有鬧鐘在檯桌上發出來嗒嗒的聲音，像是一個受了委屈的人，在向誰哀訴。

「我看你還是仔細想想吧。老實告訴你，我已經答應過了，過幾天就舉行訂婚禮。古語說得有：『長哥長嫂當爺娘』，你說我是『包辦』，那就『包辦』。我找不到什麼『新派頭』。自由，自由，婚姻也要自由，那真是一點

哥哥說完之後，站起身子，準備到房裏去

「哥哥！」慧小姐聲音裏充滿了悲苦和沉痛的感情，「請你看媽媽的分上，不要做這件事。」

「我是看媽媽和爸爸的情分，才這麼做的。」

「不！媽媽決不讓我嫁那個人。」

「王主任有那點不好？是本事不及你？還是錢不多？你沒有想一想，人家是何等人？你是何等人？只怕人家嫌你，你還嫌人家。我請問你，你憑什麼嫌人家？」

「哥哥，話不是這麼說的，人各有志。——」

「哈哈人各有志，女子嫁個好丈夫，有吃的有穿，不就得了嗎？還講什麼志不志？」哥哥打斷她的話。

「哥哥！王主任的年紀……」

「我曉得，你嫌他年大，人家只比你大十歲，你是講新式的，國父不是比國母大二十歲麼？那礙什麼事？」

「他那幅神氣我也看不來。」

「這就更奇了。自古以來，只有男子挑女子的，沒有女子挑男子的人的。只要人家有錢，那就不必管他是個牛頭，還是什麼馬面！況且王主任並不算太難看，你挑他這些幹什麼？」

慧小姐知道同哥哥的和平交涉，只能到死

爲止，她不能再存什麼幻想了，只有直接了當的去同命運鬥爭。

「哥哥！不論你怎麼說，我死也不嫁給你們的那個主任。你沒有權利包辦我的婚姻，你同人家訂婚，與我可以說毫不相涉。」

慧小姐的語調是和平而又堅決。這却更使那位新模樣舊頭腦的哥哥七竅生烟了。

「混賬！我沒有權利？我偏說我有！就是要包辦，看與你相不相涉！哼！把你撫養大了，你就不認得人了！哼！今天進城，馬上就辦訂婚手續，看你飛得了天不成！」

「時！國家不是沒有法律，就由你橫不講理！照料我讀幾年書，那是你的義務，你以爲就有權利來出賣我？你心裏的鬼，以爲我不知道麼？哼！爲了自己昇官發財，不惜犧牲自己的親妹妹，你有良心沒有？告訴你，我在你家裏當了最下等的用人，我吃過你半碗白飯嗎？我忍受得够了。人頂多不過是一個死，死也罷，活也罷，我還回偏不依你，看你把我也怎麼！」

慧小姐的眉毛倒豎起來，眼睛睜得很大，燃燒着憤怒和瘋狂。嫂嫂又從房裏吵罵出來，哥哥氣得全身發抖，瞪着眼，咬着牙根，半天才狠狠的說：

「滾！跟我滾！快滾！」

「笑話，滾就滾！沒有你們就餓死了不成！」

「好！好得很！你了不得！」

「那有這樣的野東西！無法無天的鬧！我

說她不是個好的，我這幾年差點沒被她悶死！你以前還不信這話，嘗到了罷！她一向就這樣撒野！就這樣.....！」

「叫她跟我滾！沒有多話說！以後，她也

不是我的妹妹，我也不是他的哥哥！」

慧小姐不願意再聽哥嫂的叫罵了，從椅子上虎虎地站起來，衝進房去，推自己的鋪蓋，嫂嫂跟過來監視她。

「要緊，只許光人走，行李不許帶！」哥嫂跟進來命令她說。於是，她手一撒，從房裏衝出去了。

上午的藍天，這時候變成黃慘慘的了，溫暖的太陽，也看不見牠的影子，陣陣陰冷而哀愁。

慧小姐則走出村口，她的鄰人——一對新夫婦正開着機器，唱着：「人生能得幾回醉，不飲更何待？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這歌聲震盪着慧小姐的耳朵，顫動着她的心弦。往事如暗流發出波浪來了。

一個晴明的春日，校園內百花盛開，落徽花時用紅粉可愛。慧小姐同她的朋友陳耳坐在蔷薇花下的草地上，她同他談過很久的話了。陳是她小學的同學，是一個忠厚篤實，而富於熱情，富於理想的人。他打聽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去，邀慧小姐同他一道。

「月！你一定要走，我也不願意阻攔你，你的前途是遠大的。至於我，謝謝你的好意，我只想安靜的讀幾年書，我這一樣本領也沒有

呢！況且，我不能同我的媽媽分開！」

「那末，我們就暫別了，希望將來在前邊上握手，哈哈！祝你快樂！」

陳伸出熱烘烘的手來，和她緊緊地握了一下，就走開了。

這是抗戰第二年的事，時光之流，早把關於這段故事的痕迹沖淡了，甚至已經遺忘了。

現在，他想像如當時同陳一道走了，會是怎樣的情形呢？陳是那樣的可愛而又愛她，雖說她當時還不懂得愛情，但是她對於陳的友誼的確自己也有覺得有些和平常的友誼不同，她不過不會清楚的意識到這就是愛情的萌芽而已。陳去後，頭一年還寫來許多次熱烈真情的信，描寫他理想的地方是多麼的使他興趣快樂，而自己也偏傾於寫信，以致近兩年的消息就隔了。否則，能找到他那裏去，倒是一條光明的路。想到這裏，她更加追悔自己當初的軟弱情懷，不聽朋友的勸告，如今碰着這樣嚴重的困難，陷在這樣完全無助的境地！「我怎麼辦呢？」她不斷的追問着自己，苦惱的思索這個問題，在田野裏走了一截路，忽然折回頭走到一個山崗上去了。

「你看你，我生氣，你也跟我來鬧。看看鬧了，還不見風掉舵，不說從中轉個圈，你怎麼這樣傻？我真想不到！現在，她如果真

不回來，我看怎麼辦？」

家裏哥哥在向嫂嫂生氣，嫂嫂低着頭，不敢作聲。

「死在那裏做什麼？還不快去看看吧！是經那裏走了。」

嫂嫂口裏低低的咕嚕些聽不清的話，跑出門去，一會又跑回來，說道：

「我就知道她沒有本事走遠，我望着她是往學校去了。」

「那末，她一兩天內或者會回來的，只有個把月的光陰，你就遷就她一點。懶得嗎？假如她真不回家，那王主任以為是開他的玩笑，我怎麼擔得住。我只進過幾年中學校，又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本事，現在王主任幹了升我做會計，人家爲什麼要待我這樣好？俗話說，『人家裏穿夏布褲子，』不是見底見面的麼？人家是什麼人，好就沾光，不好的時節，他把病骨些撒角翻一下，我的飯碗就完蛋！」

着起急來，連忙託房東的孩子到學校去打聽消息，孩子回來說，他看見小姐同另外一個小姐在山崗上說話，嫂嫂才放了心。她知道那位小姐一定是吳曉雲，頂了不得，也不過上吳家住上幾天罷了。

「我敢肯定她沒本事遠到遠處去，一個人

在外面，包不上三天，就會餓死的。況且衣服行囊都沒有帶走，在外面怎麼落腳？我知道她的性格，她就是來勢大去勢小，你看罷，說不定晚上就會回來的。」

哥哥破例星期天在家裏住夜，妹妹一直沒有回來，他在床上左翻右覆的一夜不曾合眼，天剛亮，他就趕進城去了。動身的時候，送到門口，囑咐道：

「我就知道她沒有本事走遠，我望着她是往學校去了。」

「那末，她一兩天內或者會回來的，只有個把月的光陰，你就遷就她一點。懶得嗎？假如她真不回家，那王主任以為是開他的玩笑，我怎麼擔得住。我只進過幾年中學校，又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本事，現在王主任幹了升我做會計，人家爲什麼要待我這樣好？俗話說，『人家裏穿夏布褲子，』不是見底見面的麼？人家是什麼人，好就沾光，不好的時節，他把病骨些撒角翻一下，我的飯碗就完蛋！」

着起急來，連忙託房東的孩子到學校去打聽消息，孩子回來說，他看見小姐同另外一個小姐在山崗上說話，嫂嫂才放了心。她知道那位小姐一定是吳曉雲，頂了不得，也不過上吳家住上幾天罷了。

「我敢肯定她沒本事遠到遠處去，一個人

在外面，包不上三天，就會餓死的。況且衣服行囊都沒有帶走，在外面怎麼落腳？我知道她的性格，她就是來勢大去勢小，你看罷，說不定晚上就會回來的。」

哥哥破例星期天在家裏住夜，妹妹一直沒有回來，他在床上左翻右覆的一夜不曾合眼，天剛亮，他就趕進城去了。動身的時候，送到門口，囑咐道：

「你照你的辦，她走不了的。」
過了三天，慧小姐在吳曉雲家裏看見報上
她和王主任結婚的啟事，這倒沒有給她太大的
驚訝，因為她覺得要來的事情已經到來，她下
了決心，和命運運裏的一切災難！

吳曉雲在洛濱，家裏人口簡單，父親在教
昆鐵路局辦事，常常不在家，隨同的弟弟離回
了學校，家裏只剩下位母親，另外還有一個
老媽子。慧小姐決定要一個不認婚約的啟事，
沒有叫的大可以代辦，於是，只叫了幾個
給到重慶，慧小姐對服務的行不至多不過
百來字，她就心在路上同計掛牌，因為
快到了下辦公館的時候了，她提心吊膽的將報
館的啟事寫來，把擬好了的啟事交到櫃檯上
去，一個職員經過啟事看了看，狡猾的笑着
笑笑，問道：「請少等一等。」隨即起身到後
面屋裏去了。慧小姐等了十多分鐘，還不見那
個職員出來，她心裏想：「這櫃檯裏一定
一定是有人，他一定在櫃檯裏，他一定在櫃
那可能怎麼呢？她下意識地走到門口來，張望
馬路上的動靜，慧小姐側耳聽了一陣，流
轉的汽車，這汽車在她的門前成了一隻
野猴的吼聲，她的疑心益發增加了。正在她轉
身的當兒，忽然發現兩個穿便衣的人站在她背
後，她手背對着她的胸部，她覺得事情不妙了，
在轉了主意之際，那兩個人已經把她拖進了
汽車，立刻，那輛汽車一鳴！

上水船碼頭已經好半天了
的影子。天昏黑下來，江上的風越來越大
頭上聚集的一些人，似乎受不住這股寒流，紛
紛走散找到自己溫暖的窩裏去了。在水在寒風
下面低泣着，似在哭訴她被蹂躪的痛苦，也許
是在哀傷，這世界被她的淚涼了！吳曉雲只有
獨自吃過夜飯，她神也說慧小姐轉了念頭，
和哥哥和好轉來，又回到家裏去了。

慧小姐沒有回家來，看看有沒有什麼變化，她寫
信請父親替慧小姐找事的，父親的回信已經來
了，囑咐她把慧小姐的照片和履歷片寄去，或
者可以設法安排一個位置。這是一件可喜的事
事，她希望慧小姐還住在她家裏見面時，她要
瘋狂的擁抱她，如此，她可以永遠擺脫嫂嫂的
顧了。當她喊着慧小姐的名字跳進母親房裏
的時候，母親吃驚的問她說：「怎麼樣？
慧小姐沒有回家來？」吳曉雲臉色突然變青了
，驚惶地，急切地追問着她的朋友的下落，母
親把經過告訴了她，她的身子愈劇地抖戰起來
，臉色也急劇地轉化着，由青變而蒼白，最後
，大顆的淚，從蒼白的面頰上不斷的滾落着
。母親也急得沒了主意了。

吳曉雲把慧小姐失蹤的消息傳遍了學校，
引起了先生和同學們的驚訝，不兩天功夫，全
重慶也轟動了街頭巷尾，人們的嘴裏，都掛着
一個高中女生被人劫走的這件奇聞。吳曉雲請
求一切有關係的人，幫忙打聽消息，並且請求
學校裏一位喜歡慧小姐的老師代向警察局申請

這年秋天，吳曉雲放假到了武漢大學，
成都到樂山，在成都候車，住在旅館裏，到十
分愁悶，常常跑出來逛商店，在××日，
市部正低頭看一本新到的外國書的時候，忽然
有一個女子雙雙捉住了她的肩膀笑得像一個
人，她回頭看見這女子穿着工人服，像是這店
裏職員的模樣。
「不認識我嗎？」聽了這親切的聲音，
她覺得這女子真像她的朋友，她覺得這女子真
「你在這裏！慧！你好人！信也不給我
一封，差點沒有把人急死。我找也找不到這
够看見你，我快活死了！」
慧小姐拉着她的朋友到會客室來，低聲告
訴她的朋友：
「你不要叫我的名字知道嗎！我好容易
從虎口裏逃出來，受了多少的磨難，我做個好
幾個月的工作，後來看××日報，見到讀好的
文章，才知道他在這裏工作，我就想法來到這
裏，現在請只十多天哩！這時候我有工作，不
不願離開，我住在那裏？我下班後，再來看你

編輯後記

編者

我們沒有照例的發刊詞放在前面，因為那是一件多餘的文字。此時此地我們這一羣「孤臣孽子」仍如此嘵嘵不休者究何所求？讀者當不難在今後本刊文字中認出來。孟子說：「獨孤

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慮也深，故達。」我們願以這種態度與國人共勉。

潘光旦先生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社會系教授。

丁則良先生是國立雲南大學文史系講師。

袁方先生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社會系助教他在文中提出「社會真組織」與「社會偽組織」的教法來，很足以幫助我們認識社會批評社會，也足作觀察政治時的新提示，從這角度觀察政治，可得恍然之妙。

樊鳳南先生現在中國哲學會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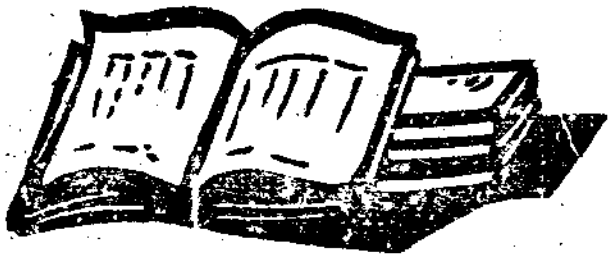
汪素予是一位大學文學系勤力研究的青年的筆名，他寫作的態度很是謹嚴。

二，七。

雲南全省經濟委員會印刷廠

營業項目

- ★ 中西書籍 ★
- ★ 彩色印品 ★
- ★ 支票表冊 ★
- ★ 洋裝簿記 ★



廠址：昆明西郊乾溝
營業部：護國路三六〇

，細細的談吧。」

慧小姐的話把吳曉雲弄糊塗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走出報館大門的時候。慧小姐拍拍她朋友的肩膀說道：

「去吧！一會你自然會明白的。我的命運是多麼的有意思啊！」

吳曉雲走在秋陽照耀的街道上，心裏充滿了奇異和溫暖的感覺。是的，她真沒有想到她的朋友還活在世界上。更真想不到她反而會變得這樣的堅強，這樣的活潑，她簡直熱烈得像一團火呀！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吳曉雲心裏還是不明白。

一九四二，十二月，九，夜十

二時于昆明梅園。

x x x

x

本刊投稿簡則

- 一、本刊係綜合性質，凡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藝各類論著均可登載。
- 二、本刊各欄均歡迎外稿。
- 三、來稿請寫清楚，文字最好用簡體文，並請加新式標點符號。
- 四、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五千字至一萬字為適度。
- 五、來稿本社有酌情增刪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 六、文稿刊載署名權作者自便，但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實通訊處。
- 七、來稿不論刊載與否，概不退還，附足郵票者除外。
- 八、來稿一經刊載即奉酬現金，每千字自三十元至五十元，特約稿從優致酬。
- 九、刊稿稿費於本刊出版後隨即照作者通訊處寄奉，如在一月後仍未收到即函知本社。
- 十、來稿請寄（最好掛號寄遞）昆明玉龍堆八號自由論壇社。

自由論壇月刊

每月十五日出版

第一卷·第一期

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自由論壇社

昆明玉龍堆八號

發行人：自由論壇社

代售處：國內各大書店

印刷者：雲南省經濟委員會印刷廠

廠址：昆明乾溝尾

本刊定價

定購辦法	冊數	價目
零售	一冊	陸元
預定半年	六冊	叁拾元

定閱者請逕向本社定閱

雲南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漢字二五五號

萬來祥新藥房

新到：

帕勒托藥水

益多文鎖

阿拉蘇痔瘡膏

男女用維他賜保命

成針藥水

醫療器械

冬令補品

地址：

昆明正義路
三八九號

長江實業銀行

昆明分行

業務：

存款放款

匯兌貼現

手續敏捷

利息優厚

總行：重慶道門口

分支行：成都、內江、

瀘縣、蘭州。

電話：二一四七

電報掛號：六〇九〇

行址：寶善街二五四號